



薔薇花



林綠著

香港崇明出版社出版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薔 薇 花

林 綠 著



香港 崇 明 出 版 社 出 版

花 徽 舊

編號 崇 1015

著 者 林 綠
出版者 崇 明 出 版 社

香港英皇道名園西街三號
電話：七〇一七五八

印刷者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
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七號
電話：四三二一七五

一九六三年五月初版

定價港幣一元六角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代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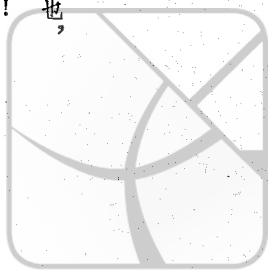
冷冷徹夜，

誰是知音者？

如夢前朝何處也，

一曲邊愁難寫！

——
納蘭性德



我所知道之林綠（代序）

我和林綠兄的認識，早在六七年前，那時我們都還在學校裏唸書。因為那時候，我開始對文藝發生了濃郁的興趣，有時也有幾篇習作在副刊上發表，自然而然地喜歡結交一些愛好文藝的朋友，也就特別留意在書報副刊上出現的「名字」。

我記得林綠最初曾在一份刊物的學生園地上發表了三兩篇短文，當時大家都未加留意；不過，在短短的兩三個月後，他忽然發表了一篇長達數千字而又有相當水準的小說。一個一向只寫短短五六百字的作者，在最短的時間內就寫了一篇又長而又上水準的作品，不但令人驚訝，也十分令人刮目相看。於是，我除了暗自佩服之外，也以能與他結爲文字之交爲心願。剛好我當時受託編一本小說集，於是便藉邀約稿件爲題，與他結了文字之緣。

我和林綠通訊了三四年之久，這期間他的文章越寫越多，也越寫越成熟。從書信的往返上，我大約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熱情、好動、勤學的朋友。到了兩年前我才和他見了面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他果然如我預料中的一樣，是一個熱情、好動、又肯幫助朋友的青

年。

林綠寫作已有六七年的時間了，六七年的時間在寫作的路程上來說，當然不算長久；但是，以一個年青人而能把這份對文藝的熱忱保持了六七年之久，並不是一件易事。加以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所以他不但寫得相當勤快，也寫多方面的文章；他能寫反映人生的小說，能寫抒發感情的散文，也能寫出感情豐富的詩篇。而且都有不錯的收穫，在一個年青人來說，這也並不是一件易事！

大家都知道文筆清新而感情自然的散文，是遠比只求辭藻漂亮而矯柔造作的易令人讀了有親切感，也易於起共鳴。林綠的散文就具備了這個條件。以這本「薔薇花」來說，差不多每一篇文章都是清新可誦的。我十分幸運，得到優先閱讀的機會。這本書令我愛不釋手，我相信讀者們閱讀時，也一定會有和我相同的情形。

林綠要我爲他寫序，我原本是沒有這份光榮和勇氣的，不過我想把我和他認識的經過寫下來也好，這樣一方面能藉此留念，一方面也藉此答謝他讓我優先閱讀本書的好意。

隨手寫來，也算是「序」吧！

馬 漢 一九六三年二月廿日於馬來亞·蔴坡

目錄

我所知道之林綠

馬漢

黃昏的夢

鴿子

小鳥

星星

薔薇花

希望

柑園裏的春天

井

黃昏裏的老人

島上書

康樂亭夜色

從獅城到都門

從都門到高原

一

一

五

〇

一四

一七

二二

二五

三一

三七

四一

四八

五一

五四

雲霧籠罩着高原	五
綠窗絮語	六〇
聲音	六〇
意象	六一
嚙語	六三
夜訊	六五
星	六六
木鳳凰	六七
邊佳蘭散記	六九
旅途	六九
海濤	七二
夜航	七六
晨市	七八
椰林月	八一
跋一	憂草
跋二	年紅
後記	八八

黃昏的夢

「玲玲！」

我喊。玲玲聽不見。風聲與濤聲吞噬了我的聲浪。

風很大，浪濤更急，翻滾着，開着朵朵白裏透紅的花。

一抹餘暉，猶如老畫師的筆，染紅了西天雲彩，染紅了洶湧的海和海上的歸帆，也染紅了玲玲皎美的面龐。

玲玲蹲在不遠的沙灘上撿貝殼。她說她喜歡貝殼一如喜歡海，每去一次海濱回來，袋裏總盛滿了那些五顏六色的精巧的東西，她現在就蹲在那裏，手在緩緩動作。粗獷的風，拂亂了她柔黑的秀髮，吹起她白色的裙裾。

夕陽是美的，黃昏的海濱柔和且靜。沒有其他的人，除却我和她。

我愛海，玲玲也愛海，我們都愛海的。

我小時生長在綠色環繞的鄉村，那裏有山有林，有橋有溪，但沒有海。我夢想親近海，常常望着小溪流逝的方向，聯想起一幅海的圖畫：翱翔的海鷗、澎湃的浪、柔輓的

沙灘、滿載一船朝陽出去一船夕陽回來的漁帆、岩石椰影、潔白的浪花、我……

童年的夢想並不難實現，海是屬於大自然的東西，而且，人不被限制在一定的圈子裏。當我長大了，懂得如何自己照顧自己，我就毅然揮別了狹窄的綠色天地，去尋覓廣闊浩瀚的大海之夢了。

這樣，我從一座城市又到一座城市，走過一個幽美的海濱又一個幽美的海濱，多少美好印象深烙在我的回憶之牆。

海是神奇的，一旦愛上，就不容易改變了，一如在她懷抱中忠貞的海岩。清晨的海濱充滿青春氣息，黃昏的海濱是詩的境地，夜裏，又似置身在一個幽美朦朧的夢中了。這不是太幸福了麼，沒有予以什麼，却獲取了這許多。像現在，我不僅擁有這黃昏，這夕陽，這靜謐柔和的環境，還擁有玲玲呵！

「玲玲！」

我再喊，提高了聲浪，仍爲風濤聲掩沒了。風濤真大得緊，潮水在上漲呢。

夕陽在海面鍍下一道長長的紅光，一艘船，正在那光線上緩緩逐波蕩動，不知是出海還是回航。

風聲、濤聲、和着椰語，奏成了一支美妙的黃昏曲。

玲玲仍蹲在那兒，也不知要撿多少美麗的貝殼才滿足。人的慾望常是不能滿足的，好像到森林行獵，去時原只想獵一頭野豬，或一隻狐狸就夠了，然而輕易的獲取却又想多得一些；又如爲一朵玫瑰而進花圃，當發覺百合與胡姬也同樣可愛艷麗，便順手一並摘了。

我輕步走過去，臥在我掌心的是一枚如翼的精緻貝殼，我剛才離開就是爲了找一枚討她喜歡的貝殼的。

「玲玲。」

我站在背後輕喚。她原來是在築城堡，撿來的貝殼全作了城堡的裝飾。

「嗯？」她畧畧擡起頭，微微一笑又低下去：「幫我完成這座城堡吧。」

「在沙上築城堡，而且正值潮漲的時刻？」我蹲下來，幫她建着行將竣工的城門。

「太蠢了麼？」

「你明知潮來就要塌了。」

「距潮來還有一段時光呢，」她用兩枚貝殼抵住門的兩旁，算是完成了這小小工作。而在這段時光裏，我已獲得了快樂。」

「然而這快樂多麼短促呵，就似那浪花的夢，雖然是一個溫馨的擁抱，一個甜蜜的

吻，但更是一個痛苦的戀。」

我指着海中岩石激起的浪花，它們開放着，瞬間又消散了。

「能夠有一些短暫的歡愉不已是很可貴了麼！」她喃喃。

是啊，能有一些短暫的歡愉不已是可貴的麼！雖然換來的是失去的悲哀，但至少已獲得片時的歡樂了。人的一生，無法獲取一些真正的快樂，一些沒有悲哀痛苦跟隨在後面的快樂。那麼，以更大的痛苦去換取剎那的幸福，這代價不算苛刻。

此刻，一切都是美好的；詩一樣的黃昏，詩一樣的境地，沙灘上沒有其他的人，只有我和玲玲。

我們緩緩走着，走進了沙灘的夢境。暮色越來越薄了，海面那道光線已逝。走着，從黃昏走進了夜。

夜了。夜色像一朵花合攏起來。

「黃昏已逝，」我對玲玲說：「我們該走了。」

而玲玲沒有回應。我耳畔響起的不是玲玲銀鈴的聲音，而是悽悽的黃昏尾曲。玲玲呢？

鴿子

我第一次知道鴿子是在七歲光景。那時我們對屋的劉大哥飼養了四對灰白黑赤的鴿子，每天傍晚，我總看見他抓了一把綠豆或玉米，撒在屋頂、屋側的鴿籠下給他的鴿子吃。我那時非常喜歡看劉大哥的鴿子啄食時的神態，也高興聽到它們在我家屋頂咕嚕的清悅叫聲，但奇怪却沒有興趣也擁有一對鴿子。

到我開始喜愛鴿子，並想飼養它們時已是三年後的事了。其時劉大哥的鴿子籠早已拆除，所有鴿子已殺光。

我對鴿子產生熱烈情感是當讀了一篇「鴿子醫生」的課文。那是動人的故事，述說一位醫生如何用一隻智慧的鴿子救治了一名病危孩子。

我讀了那篇故事後很受感動，對智慧的鴿子產生無比敬意。同時還知悉，鴿子是和平之神的代表。就在那天下午放學回來，我以眼淚與不吃飯爲威脅，終於從母親處取得了五塊錢，向一哩外的售鴿老頭買下一對白鴿。

那是尚在成長中的雛鴿，兩翅羽毛未盡豐滿而露着血紅的皮肉，走路時步伐亦未穩

健。我原想要兩隻會飛的鴿，但那位好心腸的老頭告訴我會飛的鴿子已經馴了，買了去會自己飛回原處。並說養鴿得養雛鴿，長大後才會馴熟。我買下雛鴿的起始幾天是飼養在一個久棄不用的鳥籠裏。因為鴿子籠還沒有建好，我自己又不會做。那一對白鴿的家，是我費了好多口舌央求劉大哥築的。鴿舍精緻玲瓏，從小到大，一共三層，頂端是兩個窩，第二層四個，第一層六個。爲了增加美觀，我還髹上了白色石灰。本來只一對鴿子用不着如此龐大的舍，但我考慮到它們會繁殖，而且只做兩個或四個窩顯得太單調，這是我爲什麼大費口舌央求劉大哥的原因。

鴿子籠建在屋後。在給它們遷居之前，我跑到山野間撿了大束乾枯野草填滿了每一個巢。本來稻草是最理想的溫暖之物，但我住的小鎮沒有耕種的人。

鴿子遷至新居時神情興奮，許是感到恢復自由的可貴吧！它們在台面來回蹣跚着，轉動渾圓精靈的眼睛環顧四周，且不時拍動翅膀發出稚弱欣悅的叫聲，我爲它們準備的晚餐連動也不動一下。

自此，鴿子佔去了我全部空閒時間。我時時照料着它們。餵食、清糞、換草，每天總要爬上鴿舍看看它們可長了多少。爲了預防我家那只饞嘴黑貓，我還特地在當柱中間安置了一塊光滑的鋅片。

這樣在不知不覺間過了一段時光。

那一天，我放學回來，扔下書包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心愛的白鴿。可是尋遍整個鴿舍都不見它們的影子，我又懼又急，腦海馬上閃起一個可怕念頭：鴿子罹了難！

罹了難，最大嫌疑就是那頭饞嘴的黑貓了。於是，我迅速抓起掃把，朝向依偎在妹妹身旁的黑貓頭上用力一擊。我平時就厭惡它，又在失去心愛之物悲痛心情下，它受擊後痛楚哀號也不能熄滅我憤怒之火。而就在我準備賜予第二擊時，耳畔驟然響起一串咕嚕聲，那熟稔的鴿聲使我激動地扔下掃把奔向屋後。

我心愛的白鴿赫然在籠子裏！

好像剛跋涉了一段迢遙旅程，它們正在用嘴梳理翅膀的羽毛，看見我來，咕嚕一聲，拍動雙翼作親熱姿態，這使我頓然醒悟，鴿子不但已馴而且成長了。

我無法描述發覺鴿子成長時的一份喜悅。那就好似完成一件艱難工作，那種心靈深處底快樂，只有經歷者始能體會。

鴿子能飛了，能在曠闊的蒼穹自由翱翔。每個黃昏，當它們從我不知的所在歸來時，總先在籠頂飛繞一圈咕嚕幾聲始下來棲息。而我也無須再麻煩地爬上梯子將食物置在鴿舍，只須學學劉大哥的樣子撒一把綠豆或玉米在地上，就可以悠然欣賞鴿子飛下啄

食的神態。

那一段日子是快樂的。

可是我的快樂不久便遭受破壞了。鄰家比我年長二歲的小黃，竟也飼養起鴿子來。

那是兩對黑灰色的，我不知道他是因看見我養而引起興趣還是另有原因，總之他的飼養鴿子使我感到氣惱。

我並不是妒忌旁人，而是小黃鴿子的出現破壞了我的歡愉。他的鴿子買來時已經相當大了，雖然還不會飛，但飼養一個短時期後也同樣與我的白鴿遨遊青空。而且，每當我將食物撒在地上餵鴿時，小黃的鴿子却也飛來分享。如此我與白鴿寧和快樂的小天地遂受到干擾。最使人氣惱的還是小黃的鴿子籠距我的不及兩丈，我的白鴿經常會飛到他那兒去，有時竟連晚上也不歸宿。

我心愛的白鴿似乎變成不屬於我的，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情！這樣，每次小黃的鴿子飛來我這裏時我總是狠狠將之驅走。

爲了鴿子，我與小黃反目成仇。

那天傍晚，我正準備白鴿的晚餐，小黃忽然雙手捧着他的一隻灰鴿，滿臉怒容地衝進屋來。我看見那隻灰鴿的右翼斷了，羽毛上染滿了鮮紅的血。而他一口咬定是我幹

的！並且要我賠償。那當然是冤枉的。我馬上給予堅決的否認，並憤怒地大聲發誓我沒有幹此種下流的事情，他才悻悻離去。

然而就在第三天下午，我的白鴿負着創傷跌落在鴿子籠下，背後伴着雌鴿的悲淚。那隻雄鴿遭受了暗算，左翅及雙腿均被折斷，軟弱地躺在地上呻吟着，鮮紅的血，幾乎染滿全身。我流着淚懷着無比的愛憐與悲痛給它包紮了送回窩裏。我當然知道是誰幹的，可是我並沒有去找他算賬。倒不是我虛懷若谷，而是被家人嚴厲地制止了。

那隻可憐的白鴿在幾天後便重傷身亡。想不到，不幸的陰影接踵而至，牘下的唯一雌鴿，却也在一個月後突然病逝了。

相繼失去一對心愛的白鴿，我當時的悲傷是可以想像的。……

十年後，我在西海岸的一個小城裏遇見了小黃，他懷着內疚告訴我雄鴿是他害的，並說那是一個誤會，請我原宥。事過境遷，小時候的事我自然已不放在心上。

直至現在，我沒有再飼養過鴿子。倒不是對鴿子失去了興趣，而是年紀大了，面對着多難的人生旅途，再沒有那份閒情，也失去孩提時那一份熱誠了。

小鳥

黃昏時分，家裏的小孩子在園內撿着了一隻鳥。那是一隻雛鳥，又不知怎樣從椰樹的巢裏掉了下來，落到我家這一羣好玩、而在這僻靜的郊外又沒什麼足以使他們開心的小孩子手裏。

我不知道是什麼鳥，在這一帶附近，不時可見到它們的蹤跡。這種鳥的叫聲沙啞，一點也不清悅；全身的羽毛，相間着黑灰兩種顏色；嘴尖是黃的。經常在傍晚時在椰樹頂盤桓。當榴槿結了果，它們還會成羣結隊去啄食成熟的果子，好像是屬於俗稱的榴槿鳥。這種鳥雖不似鸚鵡、八哥那麼美麗可愛，却着着實實使我家的幾個小孩子興奮萬分，因為在他們心目中，這至少是件令人開懷的活玩意。

鳥檢回來那天，是暫時收容在捕捉老鼠的籠裏，第二天才移到一個破舊的鳥籠。他們像挺有興緻和辦法，不知哪裏弄來這個看樣子最少是被撇棄了幾年不用的舊籠。不過，稍經修理，却相當堅固，老鷹被困着怕也奈何不得。

這隻不知名的小鳥，竄進他們狹窄單調的生活圈子後，平添了不少熱鬧。每天早

上，幾個人爭着各人餵它一口食物，下午放學回家，就什麼地方也不去全圍着鳥籠逗着它玩；而當夕陽才一滑落，他們又趕忙輪流餵食，照顧得比小貓小狗還要細心。有時還讓它走出籠子，大家興高彩烈地緊跟後頭。因為是雛鳥，雖然羽毛已豐，却仍無法高飛。小孩子們跟在後面，看它努力飛上幾呎高，落下來，休息一陣又展翼飛起，個個都樂得咧開笑口。

然而他們的歡愉短促得像閃電，才四天光景，這隻黑灰色鳥兒就顯露出萎靡的神色，不似先前那麼靈活，叫聲亦趨微弱了。而且每次把它放出籠子，它不僅不再鼓翼試飛，連身體亦懶得挪動一下，雙眼慵倦，真令人擔心它的壽命已接近終結。這隻鳥所以如此，完全是不肯進食的緣故。不肯進食，不是因為失去自由而憂悵絕食，就是餵了不合胃口的食物。這兩個原因，當然是後者居多。鳥終歸是鳥，怎會具有倔強的絕食意志。小孩子們所餵給它的食物，是麵包、飯粒以及熟肉。這三樣原是什麼鳥兒都願意吃的東西，可是這隻古怪的不知名小鳥每餐却只嚥進三數口，其餘的全吐了出來。這樣才只四天工夫，它就幾乎奄奄一息了。

這一驟然變故，使他們個個鬱鬱不樂，嚷着要我給鳥兒設法。這可使我束手無策了，我雖明知病症，却無法下藥，因為沒有養鳥的經驗。我也曾想到捉些蚱蜢之類的草

虫或能治活它，可是我們這一帶就沒有一片草原。

到了第五天下午，小鳥連嚙一兩口白飯都不願了。只間或吮吸點開水。它的精神不消說更趨萎靡，開了籠子也懶得走出來。它的目光遲鈍，偶而會拍拍翅膀，軟弱地呼叫一聲，那聲音一若瀕臨絕望時的一種呼喊。

這樣，我就必須立下放掉它的決定了。我雖不願剝奪小心靈的歡樂，（其實是有痛苦沒有歡樂了）但更不能眼看着一條生命就此毀滅。在小鳥被檢回來的第二天黃昏，它的父母就出現在門前不遠處的椰樹上唧呀啼叫不休，音調淒慘哀楚，令人不忍卒聞。以後的數天，它們每天總棲息在那株椰樹上，朝着我家悲鳴一陣。當那慈愛的哀音一響起時，籠裏的小鳥亦必發出稚弱的回應，兩種悲愴的聲音調互相應和，那情景確實淒涼感人！

本來，小鳥的父母第一次出現在我家門前時，我就該將它放了。然而基於人類常有的一種自私，我硬起了心腸。因為如果我恢復了小鳥的自由，我家小孩子豈不是要失望悲傷了？

把私慾建築在人家痛苦上的做法當然非常不對，而且可說殘忍萬分；但，這世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不爲自己打算的啊！

如今，這隻小鳥眼看就要餓死了，我若再不讓它的父母攜回去照料，無疑將害死一條生命。我這釋放小鳥的決定，與其說是救它，不如承認爲了寬恕自己。我已使小鳥挨了本不應獲得的痛苦。

因此，當那慈愛的悲鳴又在被夕陽染紅的椰樹上響起時，我將小鳥置在門前空地上，然後拴住了小貓小狗，吩咐小孩一起隱身屋內，以免它們畏懼不敢下來。

那一對雌雄鳥，看見小鳥脫身樊籠，果然激動地提高了聲音鳴叫一陣，却遲疑着不敢飛下樹來。它們呆在樹上叫着，地上的雛鳥聽見叫聲只是仰起了頭，沒有回應，許是微弱得連發聲的氣力都沒有了。

約莫過廿分鐘，樹上突然一聲啼鳴，飛落下一隻鳥來。它先警備地向四周掃視了一會，看見沒有動靜，始大着膽子挨近雛鳥，用嘴尖啄着它的身體，無限憐惜地親熱着。不久，留在樹梢的另一隻亦飛下來了，做着同樣的動作。這兩隻鳥圍着它們的雛鳥唧唧呀呀了一會，便各自啣着它的翅膀，展翼離開了。

看着小鳥被啣走後，我心裏感到一陣輕鬆，回過身來正欲好好與孩子們說一番道理，然而，想不到他們臉上不僅沒有呈現沮喪之色，反而個個露着愉快的笑容，癡癡地注視着小鳥飛逝的方向！……

星 星

這樣靜，沒有蟲鳴，沒有蟬喧，連一聲擾人的狗吠都聽不見；風神也似乎吝嗇於一點點的施捨，椰樹收斂了慣常的竊竊私語，一如沒有存在一般。那輪明月，也不知在什麼時候隱進雲層裏去了，把統治權讓回給了黑暗。

寂靜裏一切彷彿都已死去；如果只來了一陣輕微的風，啊，只要有一陣能喚醒窗外沉睡著椰樹的微風，黑夜就不會如此可怕了。

而此刻沒有一絲風的訊息。

風、月、夜聲都隱沒了，留下的是亘古的靜寂，無邊的黑暗。在這樣的夜裏，如果你還醒着，心頭不會泛起淒涼的感覺麼？不會感到孤獨、寂寞、苦悶，感到悲哀麼？不錯，我正擁了苦悶與悲哀，抱着孤獨與寂寞。悲哀的，不是事與物，而是渺小低能的自己。漫漫長夜，在黑暗重重圍困、沉重壓迫下，我有點頹喪了，勇氣消滅了，信心動搖了，如果，我不是從方形的窗，看到了低掛在天邊的疎落閃爍的星羣。

每次，在這樣的夜裏，當我感到冰冷、感到失望灰心時，轉首凝望掛在窗外的星

星，周身就似被一道微弱的光芒所觸，頓然產生一絲的溫暖，勇氣之火焰又復燃了。

黑暗，將不會那麼可怕的，當天庭仍閃着明亮的星星。雖然失去了月的光華了，但仍有星星睜着精靈的眼睛監視着黑夜的罪惡，給迷茫者一點指示，一點勇氣，一些信心，並且告訴說，黑暗只不過是黑暗而已！

那些閃爍的星星，一顆顆是那麼晶瑩可愛，宛若撒在黑絨上的一把米，不，是嵌在天庭的發光寶石呢！

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愛上星了，每在進入夢鄉前的一段難挨時光，總喜歡翻轉過身，靜瞧一會窗外的星星。那燦爛的，黯淡的，大顆的小顆的，雖然增加了靜寂，却驅走了黑暗，調和了夜色。

記得小時候也愛星星，做過無數美麗的星星之夢，幻想如果有一天，身上也長出了與鳥一樣可以遨遊青空的翅膀，定然飛上天庭摘下掛着的盞盞的小燈籠。稍稍成長，對星又產生另一種感情了，當知道了更多的故事，又幻想着有一個星星的愛情。

而現在，對星的情感是妙微的，和小時的天真，少年時的幼稚，完全兩樣。夜裏，在靜靜的夜裏，當孤寂、苦悶、頹喪、失意全湧上了心頭，像針般緩緩刺着受創的心靈，此刻，期盼的，需要的，是一個能夠接受傾訴的對象，能夠予以同情、慰藉與鼓舞

的對象。這對象，就是掛在窗外的微笑着的明眸。

孤寂是難耐的，苦悶更令人窒息！而不幸，苦悶却又屬於我們年青的人。一連串的挫折，一連串的失意，煩惱啃嚙着，失望煎熬着，在這冷酷的人間，誰不希望受關懷、受鼓舞呢？在多難的路上，誰不祈盼伸出來的一隻溫暖的手，真摯的扶持的手呢？然而沒有，就連一句鼓舞的話也沒有呀！有的，是相反的冷嘲熱諷，只是條地伸出的猙獰的手，罪惡的手，不是想將你推倒就是拉下；再不，就是一隻虛偽的手了，善意的招呼着：跟着來吧！

一意孤行，總比盲目服從強多了。雖然，現實冰冷殘酷，却挫折不了青年熱誠的心，也驅除不掉我們的憤懣，阻不了勇直向前。

神同意的，人不同意，人同意的神不同意，我們活在取捨之間，取或捨，是須經過一段多困難的意志爭鬥呀！

遠處的樟宜監獄，送來了悠揚清晰的鐘聲，劃破了寂靜的夜，驚醒了枝頭睡鳥的夢境，呵呵，縱使我孤寂苦悶，徬徨無依，在最黑最暗的夜裏，仍有忠誠真摯、燦爛溫暖的星星，做我親密的伴侶啊！

薔薇花

那兩株薔薇終於在一個夜裏開了花，一紅一白，點綴了屋前那一塊空地。

我屋前小小的空地，就只種了兩株薔薇。然而，爲了這兩株花樹，我化了多少心血呵！

那一夜，我偶然走訪一位久未晤面的友人，看見他後園裏盛開了朵朵紅黃白三種顏色的薔薇。時值一個月夜，柔和的月光瀉滿一園，薔薇花在銀白色的光輝籠罩下，竟是那麼動人，那麼嫵媚。我對花並沒有特殊愛好，也看過不少開花的薔薇，可卻不曾發現它們在月下會有這麼美的情意，尤其是一陣輕風拂過，薔薇花更是婀娜生姿。我爲那誘人的姿色所迷醉了，於是透露了希望擁有兩株薔薇的念頭。友人馬上慷慨答應下來，但却說：「薔薇花是不容易栽培的花朵，你必須有很大的耐力。」

我不相信這樣的說話。我雖然沒有栽種花朵的經驗，却深信只要予以充足的陽光與水分，花兒沒有不成長的道理。然而事實證明了我的錯誤，不到兩個星期，栽在泥土中的青綠的花枝就完全透黑了。一個人若對某樣東西發生了興趣，便不會輕易把這興趣擯

棄，所以，薔薇枯死了，我又去要了兩株。這一次，我在土壤施了肥，並澆以比前更多的水分，想不到，我遭受了同樣的失敗，而且壽命比第一次還短促。

當我第三次出現在友人的花園，我是感到如何羞愧了。固執與倔強使我遭遇兩次的失敗，如果肯稍微虛心請教，就可節省一些時間，免兜一個大圈子。我友人的方法是很簡單的：先把花栽種在室內，茁壯了再移植陽光下，土壤適中不宜過沃，常常澆水加上細心照顧，便能成長了。他還說細心照顧是栽培花朵的祕訣，而這種耐力不是人人都有的。

一件事情的成功，容易或困難的，人們的高興不是事情所予的利益，而是成功時所感到的輕鬆、安慰、快樂。當我看到薔薇開出鮮艷的花朵，心中有字彙無法形容的喜悅。

薔薇怒放放在枝頭，我亦享着友人有過的快樂了。每天，我總要挨近花樹片刻，看看它的容顏，聞聞它的芬芳；而到了有月亮的晚上，搬張臥椅躺在樹旁，欣賞薔薇花在月下所展現的那一份朦朧的美，隱蓄的嫵媚，默默領受所予的溫馨，是如何富有詩意和樂趣！

這天早晨，我正想看一看被露珠癡戀着的花，一個穿綠裙的小女孩，八九歲光景，

在籬笆外徘徊，視線却落在那兩株薔薇上，小小的蛋臉顯出無限渴望之情。

是一個愛花的小女孩吧，我想。

「小妹妹，你也愛薔薇麼？進來看吧，這樣還可以聞到它的芳香。」

她畏畏縮縮地進來了，在紅薔薇面前佇立了一會，終於忸怩地紅着臉，低聲囁嚅說道：

「我……不是來看花的……我想……要一些紅薔薇。」

拒絕一個小小心靈的要求是殘忍的，然而我只有五朵紅薔薇，給了她我就沒有了。

「花摘了就不會活得久了，小妹妹，你喜歡看，可以隨時來。」

「不，我不是要看的，我想討來送給我的姐姐。」

「哦，你姐姐也愛薔薇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她很久沒有看到紅薔薇了；以前常常有人送來，但現在沒有了。」

「爲甚麼現在沒有了呢？送花人離開這裏了？」

「不是！」她的眼睛忽然射出怨恨的光芒：「他不再來了，他說姐姐的病會傳染

人。啊，我忘了告訴你，我姐姐是患上肺病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就拿回去送給你姐姐吧！小妹妹，我只是喜愛花，你姐姐却需要花。」

我說，毫不痛惜地摘下了全部的紅薔薇。小女孩的話感動了我，她有一顆如何值得祝福的心呵！

我怎能自私地拒絕呢？她的花是要來安慰不僅被病魔纏了身、而且還被愛情傷了心的姐姐。如果這一束紅薔薇能使病人獲得些微快樂、慰藉，我種花的辛苦已算得到最大的代價。何況，這又可同時促使另兩個人快樂！

小女孩無限感激地懷着花離開了。她是跑着回去的。

幾天後的一個黃昏，討花的女孩子又來了。這次她不再畏怯也不再羞澀了：

「你再給我幾朵紅薔薇可好？」

「可是……我已經沒有了。」我躊躇了一會，感到內疚。原來是開了兩朵的，早晨却給妹妹摘去送了人。

失望馬上罩着小女孩的額頭，她神色黯然地癡望着那株沒有了花的紅薔薇，兩顆晶瑩的淚珠悄然滑出眼眶。

這樣的情景，誰能不受感動呢？世上最可貴的親情就蘊藏在那兩顆淚珠裏了！我毅然伸手摘下開着的八朵白薔薇，遞給她：

「把這些帶走吧，你姐姐如果喜愛紅薔薇，她也一定會喜愛白的。以後薔薇開了花

時，你可以隨時來探，小妹妹，這兩株薔薇算是你的了……」

她驚喜地抬起頭，夕陽照着她美麗白皙的小蛋臉，我深深地體味到施予比接受更有福的話了。



希望

對準紅色的郵筒，手一抖，我又寄出了幾個希望。

明知道這希望是非常微渺的，一如大海撈針，可是那總不算絕望了，於是又懷着僥倖的心，等待着希望的實現；也懷着冷漠的心，等待着絕望的折磨。

絕望的折磨，其實是起不了什麼作用了，因為遭受的挫折已多，也就不再感到痛苦；好似練沙掌的人，每天都朝着沙堆用力擊幾下，起始當然感覺疼痛，久了，也就平常了。

我常常做着這件成功成分只有萬分之一的愚蠢事情：寫一封封閉着眼睛也可以寫就的應徵信。寫時，心裏明白，這些信都會似擺脫了樊籠的鳥，一去不再回轉。

這是傻子的行徑。

這是傻子的行徑嗎？又不知有多少像我這樣的傻子，做着這件愚蠢的事情呢！當我把熟到不能再熟的字一個個從腦子移交紙面，他們也許正做着同樣的工作；更可能當我手一抖，把它丟進紅色的郵筒時，他們的信也剛好在同一時間滑進了郵筒。爲了一個相

同的理由，我們都趕做着這件瀕於絕望却又有點希望的工作。就如已經知道是欺詐的賭博，仍心甘情願固執地下注，因為這一百次可能一百次全輸的賭博有令人垂涎的厚利；我們只祈望一次，（僅僅只一次）那賭盤失靈了，停在被下注的地方，一切犧牲全不算什麼了。這樣我常常以一毫錢的郵票、一個信封、一張信箋的注本，賭着我的運氣。瞎雞覓食，抱無比毅力往地上亂啄，最終也會啄着一隻充飢的蟲阿！

我就是這麼一個可憐的傻子，死心塌地幹着這無望的事情。一封封地寫、一封封地寄……寄出的希望，倒不是全無回轉，但它們都好似受了創傷的鳥，勉強飛到半途，便墜地一蹶不振了——

「你的資格都合規定，但必要找一千塊錢保證金，再找一位有名望的人具保。」

「你的條件都很滿意，可是你缺乏經驗，等有了經驗再來吧！」

嘿嘿！多庸俗淺薄，又多麼不講理！經驗是與生俱有的嗎？如果有錢有人事關係，自然會有人「推薦」，用不着應什麼徵啦！

一切就是那麼黑暗，一切就是那麼氣人。但我還是以無比耐力、默默地把一個個希

望寄出。因為我深信，在這些庸俗淺薄的人中，必也有着講理的。這些人，知道經驗是學習得來的，而不是隨着人從媽媽肚子一起降生人間；這些人，所要賞識的是才幹與青春，不是一千兩千的保證金。

但是，要在這社會找這樣的人，跟大海裏撈針沒有分別。然而，我，其他同病相憐的人，都願意作這愚昧的嘗試。因為我們都知道，走完了迂迴的路就是坦直大道，重雲密霧也無法封阻天庭一切光輝，人，並不註定潦倒一生！

裴多菲說希望是可怕的妓女，無論誰都一樣擁抱。我們不僅被希望擁抱着，我們也擁抱着希望，人生的路是由無窮的希望鋪成的，沒有希望，也就沒有人生了。

這樣，我對準紅色的郵筒，手一抖，又寄出了幾個希望。

柑園裏的春天

清晨，我走在黃泥路上。

黃昏，我走在黃泥路上。

這條路，傍着小溪和椰樹，通向一間簡陋木屋，我就住在那間木屋裏。伴着我的是一個破行囊，幾本舊書，一盞渾黃古老的煤油燈。

我每天都要經過這條凹凸不平的路兩次，在一定的時刻。每天，我隨着朝陽起身，懷着一個新希望出去，但總又因希望的破滅而拖着疲乏的身體馱着殘陽歸來。

命運並沒有改變的，失望永遠覆蓋着希望，我人生的遭遇永遠坎坷。

我是一個流浪的人，四年前飄泊到你定居的幽靜山城，並且與你成了近鄰。世界上切事情的發生皆出自機緣，如果我不是貪戀那幽靜寧和的環境，我們不會碰頭，這樣，你的記憶裏沒有我，我的記憶裏沒有你，你不會痛苦，我不會悲傷，事情就簡單。可是，我們碰了頭。

我十歲起就開始飄泊，我的行止像雲，那裏都是我的家，那裏都不是我的家。我走

過許多的大城小城，市鎮村莊；我的足跡遍烙不同的海濱、曠野、田園。我的人生旅程上座落着數不清的驛站呀，那一個驛站我都可以停留，却不一定都要停留。

那年，我駐足你居住的山城，爲了愛上那裏的恬靜。這是一份奇異的感情，在這以前，我沒有想到要在那裏盤桓。我走過多少土地了，又看過多少幽美靜謐的地方，可是我逗留在你那裏却比任何地方都要長久。

我寄居在一間破陋的小木屋裏。那間小木屋，築在一條清溪的上頭，依着疎落的園林。屋主是位慈善的老婦人，她收容了我這個飄泊者，不附帶任何條件，還說只要我願意，可以把她的家當作我的家。這是多麼可貴的情意呀，而肯做這種施捨的，總是那些貧窮的善良人，只有他們才懂得如何去愛人，同情人。

我接受了她的好意，把她的家當作我臨時的家。白天，我踩着那條凹凸不平的黃泥路去碰運氣，夜晚則埋首古老的油燈下，伴着我的是歷盡風塵的追隨了我十二歲月的幾本舊書。

一個流浪人每停留一個驛站，是必須設法找尋機會充實他的行囊的，否則無法繼續行程。然而我的運氣總是欠佳，我走過多少深街曲巷，希望的花蕾却沒有一朵開花。

如此，我在那條黃泥路上消磨了兩個月的時光。我本來要走了，在一個希望的花蕾

開不成花的地方，我沒有理由繼續盤桓。可是，那天傍晚。

我如往常一樣緩慢地走在黃泥路上，心裏很不痛快，因為除了失望外，我還遭受了侮辱。像我這樣身份的人，遭遇一點侮辱原是平常的事，然而那天的侮辱不僅無理而且過分，所以我一直到傍晚都還感到氣憤。

我緩緩地挪動着脚步，不滿於現實的思想又再度佔據了我的腦海。

「喂！」

你喊。這是我生命中響起的第一聲。當時四下沒有人，你的聲音是對我發的，這是不禮貌的稱呼。這是不尊敬的口吻。我沒有睬你。我那天心中有氣。我連望都不望籬笆內一眼，我聽出聲音來自裏面。

「喂，你過來！」

你又喊了。你為什麼要再喊我呢？你為什麼偏偏要理睬一個孤獨的流浪人？你若不再出聲，姑娘，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。

你的第二聲呼喚把我引過去了，我無法抗拒那悅甜的聲音。我緩緩地挨向籬笆，於是就看到了隔着籬笆的那張笑臉。那是一張美麗的臉，可愛的臉；你黑葡萄似的眼睛，閃着兩道柔和的光芒。在我廿二年的生命長空，從不曾閃起過這樣柔和溫暖的光芒。

你邀我進園內，從樹上摘下一粒青圓的大柑。你是爲了請我吃柑而喚住我的。你的好意與大方，使我棄除了拘謹。我吃着柑，答覆着你一連串的問題。你說你看見我走在黃泥路上很多次了，問我是不是住在裏面，從哪裏來的，幹什麼的。我一一回答了你的話。我告訴你我是流浪的人，沒有來處，也沒有職業。有家的人不會拋棄溫暖出來飄泊；有職業的人，不是流浪的人。

獲悉了我的身份，你竟沒有一點卑視的表現，反而高興地要求我告訴你所走過的地方，看過的事物。唉，親愛的姑娘，你的態度真深深感動了我啊！我的一生中，你是一個不輕藐我身份的女孩。爲了你的熱誠，我忘却了奔波一天的疲乏，陪你談到夕陽西沉。

自此，我成了你柑園裏的常客，我原來離開的決定，無形中延宕下來。

我不再出去找機會了，因爲，在你那裏，我獲得最珍貴的友情花朵。

我是一個自私的人，我現在應該坦率地承認。那天過後，如果我就離開了，你不會嘗到這杯人生的苦酒。爲了想更多地領受我人生中不易獲得的溫暖，我留了下來。這，便成了你痛苦的泉源了。一個流浪人，還能給人帶來什麼呢？何況，你又有錢人家的千金。

關於你的身份，我第一次見到你時就知道了。你的家傍着黃泥路，是座精緻的房
屋，我不僅每天繞過你家兩次，並且還曾被你們那兩隻兇惡的大狼狗狠狠地追吠過多
次。狗總是我們這類飄泊者的敵人。

你的柑園是在屋子後面，我是從籬笆側門進去的，這樣不但迴避了你的家人，同時
也迴避了那兩隻欺勢凌人的狗。

那是一座相當大的柑園，種植了卅餘株柑樹，全由你親自照料，園中築了一所小小
木屋，我們的時光，就是消磨在那間木屋裏的。

那已不是春的季節，但却是柑園的春天。柑子早就成熟了，纍纍碩大的青柑，彎垂
了枝枝翠綠駁種的枝桠。果實和葉子都是綠色的，柑園是個綠色的天地。有時你和我開
玩笑，穿起了綠色的衣裙隱身樹叢，我便很困難找到你了。

在小木屋裏，我吃着為你剝的柑，聽你的聲音，看你黑葡萄似的眼睛，青春的
臉。柑是甜的，你的聲音是甜的，你是甜的。我陶醉在這樣幸福的天地，心裏充滿溫
暖，於是便忘却了不幸的遭遇，忘却了自己是一個落魄的人。

跟我在一起，你顯然是快樂，我十三年的飄泊生涯，即使說上一千零一夜你也願意
傾聽。而跟你在一起，只要看看你那一臉的青春，憂悵就會自我心田飛遁，痛苦亦不再

盤據着我了！

一切是那麼美麗，日子像似彩虹串成，我沉湎在一個溫馨的夢境。

然而，這個夢，很快就碎了。

那天夜裏，我們相識後的兩個月，你父親突然蒞臨我寄居的破舊木屋，要我離開你，不要毀滅你的幸福，並且給了一個足以打動流浪人的心的數目。你的父親太幼稚庸俗了，金錢當真就能輕易主宰一個貧窮人的意志麼？愛一個落魄的人並不是罪過，親愛的姑娘，你的父親侮辱了我了。我當時就不客氣的拒絕了，我要讓他知道，錢並非如他想像般萬能，窮人有他們崇高的人格！

我拒絕了你的父親，可是我第二天却冒着晨霧悄然去了。

爲了你的前途，我不能再自私地留下，我已經做了過久的盤桓，獲取了過多的幸福。爲着你的緣故，我必須離開，你那裏只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個驛站，我是一個飄泊者，遲早總要走的，我不願爲了自己，而加深你的痛苦，雖然，我知道這痛苦你會欣然承受。

你就原諒一個飄泊者的苦心吧，親愛的姑娘，在今天，我對你的祝福仍不斷止。我永遠懷念那一串花般的日子，珍惜你那份聖潔的感情，感激你賜予的溫暖，還有啊！那永遠在我心上的逝去了的柑園裏的春天。

井

想起井，便想起了已不復存在的家園。

那只能在記憶裏尋找的家，是在綠色蔥蘢的橡林裏的。我們的橡園離市鎮很遠，大約有七八英里路。那時緊急法令還沒有施行，凡是擁有少許橡林的小園主，都有一間座落在園裏的屋宇，方便看管，也方便割膠的工人。

散佈在綠色原野上的屋宇是孤寂的，一英里平方內找不着別的人家。因為各人的屋子是建在屬於自己的園裏。

我們的屋宇，是舊式的兩層樓房，很闊大，裏裏外外，有成十個房間，包括有正房、偏房、天井及院子，屋前的院子，右邊有一棵碩大的渣里樹，我小時常喜歡摘那甜紅的小果實吃；左邊是煙房，用來燻烘膠片。膠片除了要在陽光下曬乾外，還必須裝進煙房裏去烘，這樣就會有顯明的色澤，能賣得較好的價錢。我們的院子是相當大的，種了不少花木，中間有一條磚石砌成的小徑，徑的盡頭有一口井。

那是一口很精緻的圓井，玲瓏美觀，井內外及四周都加上了水門汀，據說曾下了好

多的工夫。井水很深，足足有一丈許。

我記得在早晨，當家人都到園裏去，家裏只有母親、我及一屋子的冷清，我總喜歡一個人跑到院子去。雖然天已經很亮了，但仍有薄霧罩着；我輕步踩着磚石小徑，躑躅在薄霧裏，看那被露水沾濕的花葉，昨夜落在地上太息的枯瓣。我常這樣徘徊了一陣，然後跑到井邊去。

我跑到井邊，坐在冷濕的井緣，望着平靜而清澈的水面、水裏的倒影，沉思着。橡林的早晨是令人陶醉的，靜謐的環境，清鮮的空氣，以及令人忘懷不了的林濤、鳥啼、橡實爆裂、猴叫、蟲鳴所組成的美妙的晨曲。設想一個人置身在迷霧裏，靜靜地想，靜靜地聆聽，那境界不是最富有詩情畫意麼！

在那綠色的天地，每個早晨與黃昏，我都被寂寞引到院子去。我頂照顧那口精緻的小井，四周要是稍微髒，我總會將它打掃得乾乾淨淨；有落葉飄入井裏，我使用小桶將它撈起。爲了防止落葉的掉落，我還特地央求父親弄了一個井蓋。

我最討厭那些割膠工人了，每天中午時分，在膠房製膠片時，他們總是將井旁糟蹋得骯髒髒。因爲他們在井旁洗刷黏在膠桶上的殘渣，撒了一地，又不用水沖走。我常常爲此大發脾氣，完全忘了這口井是開來用的，不是爲了點綴院子。

可是，我怎樣也想不到，這口井還會給人利用爲別的用途。

那一天早晨，我慣例踏着小徑走到井旁，却發現井口沒有蓋上。我一面埋怨那個疏忽人，一面提起小桶準備撈上飄在井裏的落葉。井裏是掉了不少落葉的，但此外，尙有一個類似椰殼的東西。我們橡園裏是找不到椰子樹的，這椰子殼出現得太離奇；於是我便先用桶攪了攪那東西，打算撈上來看看。誰知經桶一觸，那東西動了動，仔細看時，竟是一個人頭！我驚叫一聲，桶滑進了井裏。家人得到我驚慌的報告，招了不少在園裏工作的工人急促跑到井邊，合力把屍體撈上來。

投井的，是我們的一個工人——麻子黃！

麻子黃是五十多歲的單身漢，禿頭，身體高瘦，平時沉默寡言，喜歡喝酒，爲人和藹可親。他的綽號麻子，當然是麻臉的原故。大家都呼他麻子黃，他當然另有名字，不過我不知道，也沒有問過。我看見的椰子殼，就是他的禿頭。

麻子黃到底爲什麼投井自盡呢？這個謎，我相信永遠沒有人能揭曉。

根據當時的推測，大家都認定是思鄉過度。因爲他經常向同房的工友發牢騷，說來番卅年一點也不得意，當年雄心勃勃，原欲在番地發財，凱旋歸去，誰想反落個欲歸不能的下場。他投井前夜，曾喝了大量的酒，並且發過同樣的牢騷，不過誰也沒有留意這

反常的態度。這樣歸納麻子黃投井自盡的因素，當然合幾分邏輯；但，真正的原因，恐怕只有麻子黃一個人知道。

自從麻子黃投井的事發生後，我心裏一直不痛快。而且還詛咒過他，什麼地方不揀，偏偏揀了我喜愛的那口井，因為那口井，此後無人敢再用，而另在別處開了一口。雖然工人在當天就將井水完全汲得乾乾淨淨，讓新的水源重新填滿，但，總是沒人再願意動那清澈的水了。我自己呢，不僅不敢再親近井，並且早晨連院子也不逗留了。

而那口新井，因為開來倉促，結構粗糙得很，除了井口爲了預防坍塌而加上水門汀外，井的四周不像先前那個有水門汀那樣講究，而且井水也不清澈，汲水時不小心碰着旁邊泥土，整個井水就混濁起來了。

新的井既不爲我喜愛，舊的我又不再接近，有一個時期，我心裏老像失掉了一些什麼。

不久後，移民了，我們遷到被指定的新村去。橡園裏的老屋，能夠賣錢的都拆了下來，其餘的就一把火給燒了。因為橡園裏的屋子，不是拆就要燒了，我們那間龐大的屋子，要慢慢地拆除，極其麻煩，因此除了值錢的鋅板，放一把火是最便當的方法了。

我們遷來新村後，仍然食用井水。井是開在屋裏的，結構簡陋；而我又曾見過不少

人家的井，總覺不比我們院子裏的那口精緻美觀。不用說，我對那口新井是不會產生任何情感。

而想不到，三個月後在新村裏，又發生了投井自殺的事情。

這次勇敢躍入井中的是位鄰家女兒。井是他們家裏的。她沒有死。

她叫阿蓮，一個砍芭工人的千金，模樣長得蠻端莊，是勤勞的山村姑娘。投井的原因，是父母反對他與一位割膠工人的結合，不贊成的理由我不大清楚，好像是不同籍貫的緣故，封建思想的毒素，那當子，還很根深蒂固地留在老一輩人腦裏。於是，一個夜裏，這位癡心姑娘在悲傷絕望之餘，不顧一切躍入了井的懷抱。

然而，那僅只蓋到頸頭的水，粉碎了她的自殺意念，加以落水的撲通巨響，驚醒了她的家人，及時挽救了她的性命。

就是她自己也意料不到，投井自殺不遂的結果，却給她帶來了幸福。她的父母，擔心女兒再尋短見，馬上給她辦了嫁妝。

這樣，村人在茶餘飯後，都爭述着這個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。

我一連兩次看到投井自殺的事情，心裏真是說不出對井有怎樣的感覺。第一次，井斷送了鬱鬱不得志的麻子黃；第二次却撮合了一段良緣。

且莫管我對井的印象如何了，井畢竟是與我有緣的。因爲，不久後我從那座新村遷居到另一座鄉村，用的仍是井水；就是現在置身在這座美麗的英勇的城郊外，我們仍沒有用自來水。只是，我見過這許多的井，却沒有可以與院子裏那口精緻美觀的相比擬。

幾年前，我偶然利用一個機會，回到以前那個小鎮，並且抽空隨工人上橡園去看看緬懷中的家園。

被火燬了的老屋，成了廢墟，爬滿籐草；我戀戀不忘的院子，盡是野草叢生，看不見一花一木；那磚石砌成的小徑，已被厚厚的塵埃模糊了，找不出一點痕跡；而那口井，唉，如果不是我仍依稀記着方位，用樹枝撥開高且密的野草，恐怕還找不着。經歷如許風風雨雨，本來精緻美觀的井，變粗了黑了，井旁長滿深青色的苔蘚，水也是黑濁的，水面浮着大堆渣滓，散發着臭味，井內石縫間還長出了丈高的小樹。

一切的景物均已湮舊了啊！那個地方，現在是野草的世界，而我，只能在夢中始能看到昔日美麗可愛的家園了。

黃昏裏的老人

那年，我像浮萍似地飄泊到西岸那座聞名的古色古香城市，住在一條狹窄的街內。古城不但以古蹟見著，而且街道的狹小，也是全國絕無僅有的。那條街，窄而長，兩旁屋宇都是陰森的深宅大院，說話大聲點也會發生迴響。

古城是受舊時海水滲透最深的地方，帶着濃厚古舊色彩的屋宇，扇形的窗，外廳的大屏風，都告訴了這點。據說在以前，少女多數躲在深閨裏不許隨便外出，有時寂寞了，就隱在屏風或窗後，偷瞧外面的景色。這些當然是過往的事了，如今，古城也算是一座現代化的都市。

我居住的房間是向人租賃的，偌大的屋子連我算在內只有五個人：屋主夫婦，兒子及媳婦。環境是幽靜的，只是過分的幽靜反顯得陰沉怕人。

那時，我因爲在人生的旅途上遭受到一些挫折，感到異常苦悶、消沉，常常喜歡一個人在黃昏時刻到海邊去散散心。

海邊距離我的住處不遠，走出那條狹長寂靜的街道，拐個彎角向前一些也就到了。

其實我應該到升旗山下的幽美海濱公園去，那裏的情調好，有亭，有堤，有草坪，有坐凳。樹蔭，噴水池。……不過我總覺得那裏稍嫌喧吵，而且也懶得走那段遙長的路程。

黃昏的海是美的，誘人的。落日的斜暉弛放着柔和瑰麗的光芒，染紅了浮雲飄動的天，也染紅了波濤洶湧的海；偶而來了一隻歸帆，幽靈似地鑽進那一堆緋紅裏，又出來了。美麗的晚霞，就像羞澀而漲紅了臉的姑娘，沐浴在如此的美景中，心裏倒得到了一點短暫的慰藉，每天，我就是倚着臥在沙灘上的斷樹，消磨我孤寂的黃昏。

海邊是平凡的，除了幾棵椰樹外，岩石之類的點綴都沒有，單調得很，也淒涼得很。這大概就是少人光顧的緣故吧，但是我却輕易愛上了那靜謐的環境。

想不到，一天，我却發現有同樣的愛好者了。那是一位老人，白髮蒼蒼，年紀大概六十開外了，背着手在沙灘上緩緩躑躅。我當時曾私付：也是喜愛這靜寂地方的人吧？開始一段日子，我沒有與他打招呼，不過去時心裏却有一種莫名的情感，希望能在那裏遇着他。果然，每次我到時他總先在那裏了，漸漸地，我們彼此微笑打招呼，並且一塊在暮色下散步、交談了。

這樣不到一星期，我們居然厮混得有如多年老友。以我們年歲上的懸殊，這事情的發生應該是荒謬的，可是事實却是如此，造成這因素的，恐怕是那潛在的莫名情感。

說起來難令人置信，我到現在，還不知道老人的名字。我們只互相通過姓氏，知道他姓楊，過着寂寞而淒涼的晚年。

老人是小園主，擁有卅依葛橡園，一座精緻的小平房，物質方面是不缺乏了，精神上却是痛苦的。他告訴我，他的愛妻，死在第二次大戰的炮火中，唯一的兒子，又在慘無人道的檢證中神祕地失了蹤，後來輾轉得知，說是被活埋了。多麼不幸啊，一個溫暖美好的家庭，就這樣給毀了。誰能和願意寬恕引起此滔天大罪的人呢！爲了在精神上有所慰藉，也爲了消除晚年寂寞的歲月，十年前與一位中年寡婦結合了，與寡婦同時進門的還有她的女兒。而想不到寡婦却是覬覦他的財產而來的，不到幾年就現了原形而咀咒他早死了。弄巧反拙，誰也可以想像，他在那沒有溫暖及不安寧的家庭所受的精神的痛苦了。於是，每當黃昏，他總獨自躑躅在靜寂的海濱。

當他述及妻兒不幸的遭遇時，聲音都沙啞了，辛酸的淚，掉落在他那灰白的鬚鬚上……

我爲老人感到難過，想不到他有這麼一段淒涼的身世啊！我頓然了解他爲何愛上這靜謐的黃昏海濱了。只有憂悵孤寂的人才會喜歡愛上這地方呀！老人的暮年，不正像這黃昏，這寂寞淒清的海濱麼！

爲了安慰他的孤寂，我反而忘掉了自己的煩惱了，每個黃昏，我們共看夕陽西下，漫步沙灘傾談，高興起來，還裸足涉水，撿起石塊遙擲遠海。

這樣，我們共同消磨了無數歡愉的黃昏。這段日子裏，老人顯然是快樂的，我們的感情與日俱增，像父子又像知己。

可是，幾個月後，忽然不見他來了。起初，我只推測是因事羈身，或者身染微恙；然而連續七天不見他的蹤跡，我這才惶恐地想到可能發生了意外。

那時，我只能焦急惆悵地獨自徘徊海濱，盼望着。因爲我們彼此都沒有詢及住處，在當時，我以爲是不必要的。誰想到，偶而的疏忽，使我感情之湖無法靜止。

一連一個多月，我都沒有看見他的影子。

後來，我又須負起行囊流浪了，臨走前的黃昏還特地跑到海邊希望能向他告別，但我還是如往常一樣失望離開。

如今，六年了，每次看到那被夕陽揮紅的晚天，不禁要想起那海邊的黃昏。那憂悵孤寂不幸的老人，不知還健在麼？也許已經淒涼地逝世了，也許仍憂悵地活着，但，無論如何，我總是那麼忠誠地爲他祝福呵！

島上書

(一)

玲：

你說你要來，卻沒有來。

我空歡喜了一場。爲什麼改變了主意呢？你自己都說不知道，我當然更不會清楚。

我只可以推測，不可以武斷，我的回信中，有寫下這樣的話：正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成比例。這是牛頓定律，你唸理科，自然會知道。

當你說要來，我心裏就高興。我想，如果，如果你來，雖然是匆忙的，我將會珍惜每一秒鐘，好好爲你計劃，導你到每一處名勝，瞻仰獅城的悅人風光，這樣，在你的生命史上，便留下了美麗的一頁。

獅城風光是動人的，我不會讓你白跑一趟，如果你真的來了。

而你沒有來。我的美麗憧憬，被一陣冷風，吹得無影無蹤。

午夜夢迴，我醒來，朦朧低柔地一聲呼喚：「你來了嗎？」

沒有聲響。小室寂靜無言。

但是，我明明看見你來，就在剛才，我睡着的時候。我看見你，一身旅行便裝，潔白的衣，長的深藍色褲，黑色平底鞋，笑盈盈地挨近我，說：「你看，我來了。」

我是在做夢嗎？你果然來了！

一陣興奮的心跳，我邀你到勞動公園，一處富有情趣的所在。

走着一段長長的路，邊談邊數，數錯了那點綴公園的整齊而美觀的路燈。走着，把正門遠遠拋在後頭了。

「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魚，但，不會有人偷去這池中魚羣的，入夜有人在這看守……而且，幾尾魚不值幾個錢，樑上君子，看不上這微不足道的數目；你不知道『盜亦有道』嗎？這是供遊人欣賞的公物，他們不會如此貪心……」

啊，你不要皺起眉頭，這一段，是剛才在夢中說的。

我是在做夢的。這是夢中的話。

我醒來，眼睛再閉不下。輕輕扭亮紅色的小檯燈，沐着微弱的紅色光芒，我寫下了夢中的話，也寫下了心裏的話。

我夢中的你，是三年前的你。你的音容，你的服裝，是屬於三年前的。如今你怎樣了呢？在我想像中，你比三年前更美，更成熟，更智慧！

想忘掉你，是困難而痛苦的。可是，忘掉你，我會更痛苦了。兩樣都是痛苦的，我該如何呢？

攤開信箋，纖細的秀字，變成了尖細的針，刺着我的心。你的理由，是不成理由的理由。我當然不會怨你，我怎會呢？我不是告訴過你牛頓的那條定律嗎？

你說要來，而你沒有來。

我在日記上，沉痛寫下了幾個字：「她永遠不會來了！」

(一)

玲：

今天傍晚，我信步走到海濱去。

每天用過晚膳，我照例來一次飯後的散步；一來是使肚裏的油膩容易消化，二來是這個時刻比較清靜，距夜都市的喧嘩還有一小段時間，所以，便落得舒適一下身心，好好地散步，想些趣味的事情。

我住的這一帶地方，離開海濱不很遠，但我平時就懶於走上這一段小路程。通常，我總是在自己屋旁的靜寂小道上來回緩步。小道很僻靜，我想，這與海濱沒有什麼差別，只少了些清涼的海風而已。

可是，不知爲什麼，我今天突然有了去海濱的念頭。

說來可笑，我這個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有海的城市的人，竟從來沒見過一次日落或日出的景色。機會隨時都是，歸咎起來還是一個「懶」字，想想，「懶」真怕人呀。

很多事，都是在「偶然」之下發生的，有人倏地發達，是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，相別了十數年的故友在街上重逢，僅僅是「偶然」，一切都配合的那麼巧，多一秒不行，少一秒也不行。

我就是偶然之下來到海濱，無意間却看到了一次日落的美景。

我抵達海濱時，日已落了一半，就是說，日落的動人美色，差不多快要消逝了。可是，這正是最美的一刻。

日落的景色，看過的人不少，形容它的人更多，用不着我多囉嗦。這裏，只想帶下幾筆感想。

那渾圓通紅的球體，正緩緩地向水平線滑下；襯托着的彩雲，被照得朵朵通紅！

那是無法形容的紅！雲朵間，似隱藏着無比誘人的魔力，我的心，差不多已被她的艷色攝取了去。

一眨眼，紅色的球體，更向下滑去一點。數次的眨眼間，她的整個身軀，越滑越下，只賸下一勾弧形了。

天上的紅，與水裏的紅，形成了出奇的美的紅景。我已無法分別出天與水，只覺得西邊一角，被調上紅色的顏彩，水和天，完全被這一片艷紅遮蓋了。

彩雲構成了無數的紅色圖案，一切雜念均遁得無影無蹤，腦裏只深深地烙下了一個字：紅！

像是飲了濃醇芬芳的紅葡萄酒，我沉醉於這誘人的紅色中了，一如迷惑於戀人羞澀時臉孔泛起的緋紅。

最後一次眨眼，看不見了那紅色的球體，只留下了烘在天邊的餘輝。

望着不見了的太陽，我微微地歎了一口氣。

是的，我歎了一口氣。我不是歎惜於那瞬將消逝的美景，而是已經失蹤了的落日。

日落了，明天仍會出現。但是，日落，明天；明天，日落，人生有幾個明天？能看多少次日落？

日落了，這就是黑夜了。而黑夜逝去，明天便蒞臨。接着將又再是一個日落、明天。我們人生，將隨着日落的循環而消逝了的。

所以，我們必須及時安排這短促的一生。在日落以前，好好地做完應做的事；日落以後的明天，就必須安排下新的計劃了。

人生譬若朝露，去日無多。好好把握你的青春吧，好好抓緊每一個明天。

(三)

玲：

人活着，只有兩樣東西，理想與希望。

是的，我們活着，我們含辛茹苦，完全是爲了那一個偉大的理想，以及無數個美麗的希望。

理想只能夠有一個，而希望却是無限的，我們把許多的希望串起來，才能湊成一個理想。我是說，理想臥在很多的希望之上，要達到理想，就必須先實現那一堆的希望。

於是，我們每天在追逐着希望，而理想却遙遙不可觸及。

很多人終生追求一個偉大的理想，最後人死去，仍然距理想很遠的地方。

其實，理想只是人生的一個目標，而到達這個目標的路，是由無數的美麗希望鋪成的。

那是一條悠長的路，我們走在這一條迢迢長路上，經過了一個又一個希望，直到歲月盡了，也只是踏過了無數希望，沒有觸及在希望後頭的理想。

「理想懸在山巔，實行起來，只能達到山腰。」西洋哲人如此地說過。

那是沒有錯的。

我們爬着理想之山，至生命的燭火燃盡了，我們只是成功地爬到了一半。

因為，人的歲月有限，而理想之路，非一個有限的生命所能完成。

那麼，我們應該放棄了？

不是的！

我說過，理想之路是數不盡的希望鋪成的；理想，只是吸引我們走路的一個目標。我們只要盡力去走這一條路，雖摸不着理想，却完成了許多希望。

在如此短促的人生裏，能夠實現許多的希望，我們還不心滿意足麼？

康樂亭夜色

「到康樂亭去坐坐吧！」我心裏這樣對自己說。

我很久不會到康樂亭去了。住在郊外，晚間下一趟坡頗不容易，也不方便，如果僅僅爲享受一下康樂亭夜色而從老遠地方跑下來，實在是不必要的事。

送走了第一班南下的夜車，離開火車站，心裏就泛起一陣惆悵。一次的別離嗎？也許是，人生似乎就是許多離合湊成的，合的歡樂，離的苦痛，顯示了一個短暫的人生。人們都說能主宰自己，其實，還不是被那冥冥中的主宰支配着？常常，我們在做着違背自己意志的事情，但誰又會相信呵？不久之前，我才被一個淒涼的笑從遙遠的北馬送走，如今我却又在送人。世上原沒有永久的美好，然而一切都太匆忙了，短短的一剎，像是夢幻一場！

踩着銀樣的月光步出車站，我就想到錯過已久的康樂亭，舒散一下心胸的憂悵了。

康樂亭的夜色永遠是迷人的。那噴泉、那花香、那走道、那燈光，都使人難以從記憶的牆抹掉。以前我住在市區時，常常喜歡和兩三友好，踏過雄偉壯麗的獨立橋的胸

膛，沿着勞動長堤慢慢走到康樂亭去，喝一壺芬芳的菊花茶。喝茶扯談，欣賞夜色，是多麼快樂而富有詩意呵！

不管是什麼日子，海濱公園都是熱鬧的，康樂亭內永不會冷清，石凳、欄杆、草坪、亭子，都有人影，都有人聲。這是一個幽美的境地，前面是月光籠罩下的海，海裏的船，船上的燈光；背面是霓虹燈璀璨的市區，還有那市政大廈誘人的淡紅光。

夜色幽美柔和，天庭漏下的光輝，把公園抹上了一份嫵媚。五樓樹脚坐着對對青年男女，沐着葉隙漏下的碎影，在說着只要對方傾聽的話兒。兩個人，說着只要對方傾聽的話是幸福的。我也擁有過這樣美麗的夜、這樣幸福的時光；然而那幸福已隨着朝露無聲墜地，短促得似一陣飄渺而過的煙。

我獨坐亭內一角，沐浴着柔和的光芒。沒有風，沒有浪，海靜靜地躺着，默默領受月兒溫柔的愛撫。星星跌落海裏了，海面有一團動人的銀白色，緩緩在縮小，縮小得有如一朵花，而後又漸漸擴大，恢復原來面目。擡起頭，夜空正有兩朵白雲，輕輕飄過月亮身邊。

此刻，紅燈碼頭碉樓的燈在亮着，不時射過水面。停泊在遠海的大輪船輝煌的燈光，看去宛若一座金色宮殿，又似一朵發亮的銀花。我最愛看那海上燈光，它能引人進

入一種飄逸的意境，產生一連串幻想。而獨立橋那一排閃爍空際的燈光，璀璨得像一條銀帶，配合橋上疾馳而過的車輛，構成了一幅優美畫面。

今夜，置身康樂亭這幽靜的處所，我又把自己沉湎在一個逝去的夢裏了。



從獅城到都門

沒有送行的人，沒有溫暖的祝福，我像天邊的一朵雲，又孤寂地踏上旅程。

熟悉的門、熟悉的月臺，就連那火車也不陌生呵！記不清多少次了，從小到大，我就乘着火車馳騁在柔佛境內。一下子跑一兩百哩路，在我是最平常的事；可是，這一次，我的足跡將不復局限於南馬土地上了。

月臺上，依然是湧湧的人潮、喧鬧的聲音，依然有各式各樣臉孔的表情。想看一幅多彩多姿的人生圖畫，機場、碼頭、車站是最理想的所在了，悲苦、憂愁、快樂、興奮、激動，各種不同的臉龐全都收入眼底。人確是奇異的，明知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、明知美好的總不能持久，却仍要爲別離而痛哭落淚；或許人爲萬物靈長，就憑了此一情感而使然吧！其實，有了分離，才能顯出人生的意義，增加生活的情趣，一湖永不盪漾的池水，未免太單調了呵！

坐火車上都門，在我還是第一次。五年前曾到過，印象雖已模糊，但矇矓的輪廓還在。自猛廸卡的呼聲響徹雲霄、震動了祖國每一寸方土，國都的地位就一直在提高、在

繁榮發展。星移月轉，五年後的今天，已是改變了一個嶄新的面貌了。

出門旅行，書報是最理想的伴侶；可是我從不需要它們，窗外的原野風光，已足以解除旅途的寂寞了。青山橡林、小橋流水，這景色雖是看慣了的，然而，這一次却感到特別親切啊！

火車轟隆轟隆地跑着，沿着全是走不盡的橡林。在這以它們爲光榮的國度裏，我這生長在橡林懷抱的孩子是感到如何驕傲呵！只要有誰願意傾聽，我將懷着無比痛苦、無比歡欣，述說橡樹是怎樣驅走了黑暗、迎接了光明！

誰也不會忘記三年八個月的浩劫，誰也不會忘記十二年苦難的歲月。在這段漫長黑暗的日子裏，橡樹是如何默默地堅持着、抗拒着，最後，光明來了，然而，這已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啊！橡樹爲我們、爲祖國，流了太多的淚、太多的血！

用血和淚去爭取的東西必然是美滿的，祖國正在爲它而茁壯成長。看看窗外那些翻種的橡樹吧，那麼年青、那麼堅毅、那麼朝氣蓬勃！它們荷負了比上一代更重大的任務，它們不僅要排除苦難，而且還要使大家生活美好，使祖國成爲富強的樂土！

火車馳騁着，過了一個驛站又一個驛站，送走了一批人，也迎上了一批人。迎上來的，小販是最熟稔的常客。爲了生活，他們每日乘着火車來回奔波，做着比市場高出一

毛五分價格的生意。雖然是貴了，搭客却從不埋怨，因為他們知道，這多出來的五分一毛是往返的火車票價。

馳騁着，早出了柔佛州，也過了第二燕子城淡邊。以花爲名的山城芙蓉。而現在，火車已進入雪蘭莪境內，抵達都門了。



從都門到高原

從都門到高原，有一百多哩的路。

以前，我的足跡只遍及都門，現在跑上了更遠的路，看到了更多更新的事物，心裏有難以形容的激動與快慰！很多人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，一生沒有機會跨出生活的那一塊方土；而我，能夠馳騁在祖國的土地上，欣賞祖國的大自然風光，是多幸福啊！

風是柔和的，早上的陽光是那麼溫煦！轉眼窗外，兩旁盡是密密青蔥的園林。令人驕傲的橡樹屹立着，整齊得像英勇的戰士。祖國的山河，像一首詩、一幅畫，原野在暖陽下是那麼爽朗蓬勃，景物是那麼美麗誘人。我一顆激動的心，此刻，與飛鳥一同遨遊於青山綠水中了。

路是崎嶇的、難行的。巴士像洶湧的海裏的船，倏而左斜，倏而右傾。早有人告訴過，這條路是全國最坎坷的，既狹小，又有數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彎。走在這樣的路上，常會令人感到人生旅途的艱難。

巴士顛簸得很厲害，車輪不時發出尖銳的呼喊。那司機是多麼穩重鎮定呵！扶着輪

盤，朝着方向，全神貫注地駕駛着。在陸地信任司機，在海洋全靠舵手，擔憂豈不是多餘的？

車子行駛了四個鐘頭才抵達金馬崙山麓的小鎮——打巴。從都門到打巴，途中經過許多大小市鎮，像吉甯、丹絨馬林、士林河、美羅等。這些鎮有個相同點：簡單、靜謐、平和。它們輕淡的裝束，一如村莊美麗樸實的姑娘。

在打巴休息了半句鐘，便開始上山了。車子爬行在高原魁梧的胸膛裏，我感覺到它的宏偉。那時，一陣冰冷，從窗口飄了進來。

久仰了，金馬崙高原！

起始的一段路是平易的，漸漸由寬敞而狹窄，由容易而艱難。山路好像一條蜿蜒的大蛇，而車子却變成緩慢匍匐的蝸牛了。

滾滾的雲海、黛綠的山巒、淙淙的流泉、精緻的石橋，乍看一若架在綠色樹梢富有詩情畫意的沙蓋房屋……這些美景，都沒有心情欣賞了。旅途的疲憊，驅走了一切興緻，所祈望的，倒是盡速結束這段行程。

而當車子爬上了五千呎高峯，我探首窗外，感到蒼穹是離得那樣近，好像只一舉手，就可以採下朵朵浮雲……

雲霧籠罩着高原

黃昏憩息在高原，攜帶着斜陽和暮靄，靜靜地注視着綠色的叢林、早亮的別墅淡淡的燈光。

站在高崗上，視野闊了，思想闊了，心胸也闊了，但却感到了人的渺小，一若縈繞四周的矮小樹叢。

四周矮小的樹叢，彷彿再也不會大了，在我眼前舒展着。我臨風佇立在綠色的原野裏，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孤寂。

夕陽狂吻西天，烙紅了雲霧的暮靄，而暮靄復渲紅了青藍的山巒。青藍的山巒，多情的情霧，擁抱着、依偎着。巍峨的山躺在她懷裏幸福地笑了，泛起陣陣欣悅的緋紅。

如紗如縠的霧，白濛濛的，飄忽在山巔、飄忽在山腰、飄忽在我身旁。我感到了她的柔輭，也感到了她的冰涼。

雲絮掛在天邊，掛得那樣低，揉合了霧。

雲揉合了霧，霧揉合了雲。高原在雲霧中，別墅在雲霧中，我在雲霧中。

我看着我，想寫一首詩、畫一幅畫。然而我什麼也不能做，高原黃昏的景色太美了，夕陽、晚霞、青山、迷霧、綠林，揉合成了一個影子、一個夢境，清晰而又朦朧。

驟雨飄然落下了，像匆忙的過客，只爲貪戀這美景而停留片刻，那麼輕那麼柔，不發出一絲聲響。

停留了片刻，這貪婪的過客，却順手攜走了黃昏。

山巔閃起了幾顆金光炫耀的星星，告訴人們：夜來臨了。而山下林間的別墅，却似盞盞掛在樹梢的大燈籠，璀璨輝煌，點綴了夜色，劃破了黑暗，使人不覺得黑夜的可怕。

而就在這裏，那塊黑黑的絨幕上，好久好久才顯露了第一顆大星，閃爍着青白色光芒，明又亮，真像一個人的眼睛……

二

晨起，推開窗，白霧馬上湧進來，一若久候的焦急的戀人，吻着我激動的淚。

美妙的早晨，清新的空氣，我輕步走進迷霧裏，諦聽林中蟲鳥的合奏曲。

爲我這遠方的客人嗎，還是爲這美妙的早晨？悅耳的音樂，飄揚在白霧迷濛的山巔。

山巔，模糊了，林間，朦朧了，霧和雲又緊緊擁抱在一起，我與別墅被籠罩在雲霧裏。

縱目望去：一個雲霧的世界，一個雲霧的海。我猶如迷失了方向的孤帆，飄盪在浩瀚的大洋中。

階前的百合、芍藥和玫瑰，同時慵懶地睜開了惺忪睡眼；依戀着的朝露，沉湎於一個夢境。

朝露的夢，幸福而又溫馨。然而它不是太蠢麼？只爲求得短暫幸福，等待着朝陽的摧毀！

剛剛離開波濤洶湧的東海岸，現在復吃力爬上這六千呎高原，辛勞而無艾怨，只爲趕着遞送一個新生的訊息呵！

四周大朵大朵的鮮花，吐出陣陣芬芳，點綴了高原景色，也襯托出清晨的嫵媚。在溫煦陽光照耀下，一切都不復朦朧，飛鳥、茶園、青山、別墅、小徑，都一一清

晰呈現眼前。一陣晨風掃過，竟引不起一絲沁人寒意，是我距朝陽太近了，它溫暖了我的身軀、我的心！

三

高原氣候，像少女的心，一忽兒親親熱熱，一忽兒冷冷清清。

一個美的夢境，一個美的天地，高原從沒有過寧靜、從沒有過晴天。

雨來得靜悄悄好神祕呵，在溫煦的早晨，在明媚的夜裏，無聲無息就扭轉了高原天氣。秋一般的情調、秋一般的境地，高原旅客，可以儘情領受秋的情意：爐火怎樣把臉映紅了，落葉怎樣墜地，那冷風，又是怎樣擦過身體。……

冷雨斜風是高原常客，高原不僅在雲霧中，而且也在風雨中。

風雨中的高原，另有一番迷人景色。

雨落了，淒淒地封住山間小徑，鮮花垂着頭進入了幽幽夢境，重溫昨夜與露珠的一段戀情。浮雲從山巔滑落——至山腰，覆蓋了綠紅色的屋頂，別墅看不見了。雲海滾滾，霧浪滔滔，飛鳥成了翱翔汪洋的海鷗，山巒變成了海中的島嶼。雲浮動着，島嶼也彷彿在浮動着呢……

綠窗絮語

一 聲 音

聽不見林葉與夜風私語，看不見星星向月亮傾吐衷情。

天黑地暗，夜闌然。

如夢的夜，死水的夜，大地的脉搏停止了，對窗燈火已熄，年青的母親，不再低吟她醉人的催眠曲。

沐浴在靜穆裏。我情意蕭然，思慮萬千！

呵，來自茫茫林間，抑來自遙遙的天邊？

飄起了，微顫的歌聲，散發在幽闇的水面，如顆顆珍珠沉落深邃的海底。消失了，若片片落葉，被流水帶到不知名之地。

那是逝去了的歌聲，在一個明媚的八月夜裏。歌云：「你是子夜的流星」。而此刻天空沒有一線疾馳而過的光芒，「追尋」亦遠了！

我期待這悅耳之音麼？

唔！但，我還祈求一樣東西：一聲溫柔的祝福！

一聲溫柔的祝福，很久了，不曾響起。

沒有祝福，生命便失去了光彩了。

一個聲音控制一個靈魂，我的身體已失去重心。

後園的夜花開了，花兒嬌艷，花香撲鼻；綠葉依偎着瘦莖，花開花謝，始終那麼忠

誠、那麼專一！

而我竟不如那一朵花兒哪！

記憶是一副沉重擔子，我負不起，又摔不下！

已經過去很多個八月了，已經過去了很多個同樣的夜，我的祈求沒有出現。

借你的身體一用吧，親愛的風，讓我把思念寫在上面，帶到她身邊。

啊，響響呀，你銀鈴的聲音！

二 意象

你說你懷念那柔媚的海濱，你說你不會忘記松樹屹立的山崗；但爲什麼會有那樣短

促而慘澹的夜，時間緣何不稍稍延長。

我知道要來的終歸要來，要去的無法勉強；歡愉在一片冷風中飄散，痛苦便在我心田成長。

那樣的夜呵，那樣的悲傷，草坪上映着兩個攏密的幽影，你含淚賜我以黯淡的目光，我捧着臉戚戚走開！

不能再共聽那澎湃的濤聲了，不能再倚偎樹下看崗上的月明。一切都隨煙霧消散，美麗的夜無法重賞。

而天空閃爍着昔日的星羣，海上浪濤仍嗚咽不停，孤獨侵蝕我年青的心靈，誰想到人世間有多少寂寞與悽清！

你會感歎於詩人的不幸與癡情，那個遠去了的圓臉短髮姑娘，那越秀山前的戀情，他發出了慘痛的心音：你再也不會回轉。

啊，三年時光融合着三年的思念，我也有一份詩人悽苦的心境。上蒼往往降賜人們以殘忍與不平，璀璨的陽光驅不走我額前的陰影。

午夜夢迴，淌下思懷淚，我期待着你美麗的笑靨、溫柔的聲音。鏡裏容顏雖已垂垂老去，我仍忠實堅守對你的諾言！

說愛與被愛都是不幸的，只爲愛情須經一番苦難的侵襲。受不起狂風暴雨的樹結不出美果，輕易得到的愛情不會幸福。

呵，我愛你愛得太深沉！我恨你恨得太深沉！沒有愛便不會有恨，恨是由愛產生。不要爲枯黃的落葉太息，不要怪夜鶯沒有使夜停留；任風在號任浪在吟，請尊敬那頑強的海岩。

殘月向大地作末次憑弔，曠野的風隨潮水退隱，我的愛情伴時間轉入永恒，縱一切都已死亡，愛仍是一個意象！

三 嚙語

知是夜，而夜已朦朧。

獨步於荒涼街衢，寂靜伴着足音；暗淡的燈光拖住瘦長身影，我再不能忍耐！傷感的歡樂哪，如同五月微風飄入我夢境，揚起惆悵的塵沙，又飄去了。

睜開眼，我看見一顆愛情的朝露無聲地輕輕墜地。

寂寞的人，伴着寂寞的光陰。憂鬱的躲在暗窗下，我的小屋黯然了。

那白牆，那長廊，都已縹渺。

聲音呢？微笑呢？何物將其隱沒！

教堂的鐘聲已遠了。我度過一個個悠長而單調的日子。

懷念着：那溫煦的早晨，柔和的夜。

懷念着：那草坪、岩石、海濤，以及古老的鐘。

你羨慕星星麼？它像你的眼睛。

你想念海濤吧！它似我的心情。

悲哀與快樂相接，愛情和憂鬱結合，我擺脫不掉，迴避不了。

我欲悲歌長嘯，而嗓子沙啞了。兩行淚水來自莫名的哀愁，掉落在像框邊緣。

午夜夢縈，我常聽到一個聲音：

「你想念過我麼！」

是誰的怨語？是你，還是我。

唉！「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」我的心已蒼老了！

地球環繞不息，終始在一個圈裏。黎明逝去，黑夜又接踵來臨。而我是在夢裏

嗎？

四 夜 訊

夜半了，倚着天臺的白石圍牆，夜來香正香，絲絲溢出，擦我鼻子而過。

月亮笑着，而海却在鳴咽，盪漾着一個深邃的夢，絮語着，訴說一個永不完結的故
事。

夜航船駛出了海港，驚起蘆葦叢中的鴛鴦。

晚風拂過寧靜的園林，搖落了樹的祕密，枝間低訴一個遠古的夢；馬達聲軋軋響起，
踢落了星星們，跌入海裏！

這是一個寂靜而又深沉的夜，什麼都在夜裏睡着！

月光下我有淡淡的影子，而花兒在葉間低頭太息；是爲我嗎？

唉！我記起了你的裙裾，記起了那一夜：你拖着白色長裙，踏着柔軟的草地，踏着
銀白色月光，口啣一根小青草，慢慢地嚼着，說：「我的心被月光填滿了……」

似有琴聲飄去，夾着一串明朗的記憶，而落錯了一個琴鍵，窗外便失去聆聽的人。

呵！我沒法把你忘掉，正如無法忘掉我自己！

想哭！那琴韻，那淚，隨着倥傯的冷風去了，遠遠落在望不見的山頭。失去祝福，

失去鴿子的鈴聲，一切都冷了，我思維的小白馬有些微踉蹌！

我的身世本來太瑣碎，我的人生遭遇是坎坷的。

你沒有爲我顫抖的喚聲而停留，走了，你驕傲的足音，碎了我的心窩……

深夜的寒風正掃過園林，夜神在後園散步哩。

不要說遠方的夜太濃，此刻，有星星在天邊靜靜渡河！

天宇掛着星，如一盞盞小燈，望上帝賦予我雙翼，飛上去將它們一一摔落！而它竟對我笑了。

二更已過，你是否睡了？願月光伴你甜甜的睡眠，而星星爲你燃起了尋夢的小燈。你提着小燈去了，漫步在夢的原野。

夜風關住了我記憶之門，月光落在天臺上，落在我自己的披肩上，落在花叢。

哎哎，我和你竟有如許的距離！

五 星

喜愛月夜的人，定然也喜愛星星。星星是月夜不可缺少的點綴，沒有了它，夜色便黯然無彩了。

設想在寬濶的黑絨幕上，只嵌着古銅色的月亮，該是如何單調的景色。星星的存在，正似無數璀璨晶瑩的寶石，使天庭生姿！

沒有月亮的夜是令人難受的；而無星無月的夜晚，尤使人不快！
仰首望着閃爍的星光，心裏的憂悵彷彿爲那微細的光芒驅散了。

星星是美的，它能慰藉你的心靈。

千萬不要漠視那弱小的光亮啊，夜裏迷失方向的鳥兒，正是依賴了北斗星之指引而覓途歸巢的。

自古以來，星星就被許多人歌頌着了。

熱情而富幻想的詩人說：星星是你的愛情。

荻安娜、牛郎織女……成了沐浴愛河中人的仰慕對象。

在這孤寂的夜裏，我看着星，想着一個星的故事。這故事藏在你的眼睛上。

六 木鳳凰

我的窗口對着一株碩大的花樹。

是木鳳凰，一個美麗的名字。

魁梧的身軀，密細的綠葉，它似巨傘庇蔭了一塊方土。

花開時，一片奪目的艷紅，似朵龐大的紅花；花落時，地上却像一塊美麗的紅毯。墜地的花，色澤仍久久不褪，爲寂寞的街道點綴些微瀟灑。

流水帶走年華，花開花落，木鳳凰予人的印象不是衰老、不是懦弱，而是堅強。在那一堆逝去的日子裏，我看見它發揮了高度的求生精神、表現了剛毅的意志。

在溫煦的陽光下，它是如何朝氣蓬勃；在暴風雨中，它又是如何硬朗倔強！像一名英勇戰士，木鳳凰沒有向生命的敵人表現過畏懼、頹喪。

一次的折磨，是一次生的考驗。它以壯健的體軀、粗實的枝樑，承受了一切生命所予的苦難。

木鳳凰傲然屹立，這森林中的火燄，確實有一股迫人的生命烈火。

我感到自己是多麼渺小了，我，萬物靈長的人類，竟比不上一株植物啊。

望着剛毅的木鳳凰，我羞愧地低下了頭。

邊佳蘭散記

一 旅途

我走了，離開了這座英勇的城。

揮別了城市的繁華、喧囂，摔脫了一身的贅瑣，我孤獨而寂寞地踏上旅程。

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呀，我只曉得那是一個簡陋而幽靜的海島，在獅子城東面，柔佛南端，有一個美麗的名字：邊佳蘭。

邊佳蘭？這名字對你一定陌生，對很多人一定陌生。我以前也不熟悉它，是有一位好友到那裏去執教，始了解有這麼一個地方，隱藏在祖國偏僻的一角。

通到那裏去的只有一條海路，我在沒有親友們熱烈的祝福中，孤零零地負着溫煦的陽光，趕到了樟宜碼頭。

碼頭是簡單的，十來艘舊陋的摩哆船靜靜地泊在冷清的河中。這些船，根據探詢的結果，除了到我要去的那個地方外，還去一些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所在。

我多慚愧自己的寡聞呀，我，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兒女，竟不知道祖國有這麼一些地方。

船夫告訴我必須等候，因為搭客人數尚不夠。是的，人數不足是無法開船的，我了解水上人家生活的痛苦，他們並不貪婪於多賺一點，然而，他們總不能蝕本。

船夫終於奔來說可以開行了，我輕鬆地吁了口氣。我的確等得有點不耐煩啦，我在咖啡攤足足坐了一個半鐘有餘。

馬達聲軋軋地響起了，船身緩緩行動，轉了個彎，駛進了大海。由慢而快前進着，英勇的城漸漸在縮小、模糊了。

船很小，艙裏僅可容納十多人。船動盪不定在前進，有點像嬰孩的搖籃。搖籃可使嬰兒安然酣眠，船却使你的神經細胞收縮。

我們生活在陸地上，不會覺察到什麼；但一旦在浩瀚的大海上，當你只看見陸地的朦朧影子或者完全看不見、當你的視野盡是那翻滾的白浪，分不清水與天的界限時，你就會覺得一個人竟是那麼渺小，那麼微不足道，一若臥在海濱的細小沙粒！

我正是這樣在想。我爲自己感到悲哀。

身旁忽然響起了一個聲音，我回過頭來，原來隔位朋友想借我的報紙。我將報紙遞

給他，自己又沐浴在思潮裏。

青年人是苦悶的，我對這世界有太多的憤懣！我不滿於現實，也痛恨自己。我痛恨自己的無能與渺小，痛恨自己只能適應環境而無法創造環境。也許就因此吧，我暫時拋棄了這煩囂，分不出是天堂或地獄的繁榮都市，跑到一個陌生地方去求安寧，儘管只那麼短暫。

又有一個聲音在我耳畔響起了，是那位朋友要還我報紙。他向我道謝後，有禮貌地問我是否去邊佳蘭。我告訴他是。他却說以前不曾見過我。這樣的說話並不唐突，小地方的居民彼此天天見面，面龐都看熟了，一個陌生者是逃不過他們的眼光的。

接着他問我去邊佳蘭的哪一個地方，我告訴他四灣島，不知爲何，他忽然笑起來，我聽清楚他說邊佳蘭並不是海島。

他笑得使我生氣，於是理直氣壯地提高聲浪道：「我的朋友明明在信中說他是在邊佳蘭的四灣島教書，怎麼你又說不是了！」

也許我的臉色不大好看吧，這位青年朋友和氣地解釋道：

「邊佳蘭是一個副縣，有很多個灣，因爲沒有陸路只有水路，很多人都誤會是一個島。其實她並非被水分割，沿着海岸線，可以直達祖國的最北端呢。」

那麼是誰錯了呢？是他，這位只一面之緣的朋友，還是相處有年的老伙伴？我本欲爭辯，但繼而一想。何必爲此小問題弄得彼此都難堪呢？反正已經到了，待會兒上岸，我就可以知道那到底是不是一個海島了。

二 海 濤

昨夜，風很大，呼呼地從屋頂掠過。這個平臥在山海之間的漁村，我也不清楚，那到底是山風在吹，還是海風在嘯。

我很早就醒了。昨晚決定了清晨到海邊去看浪濤的。

對於海，我永遠有一份深切的愛戀。海是美的，她能使你快樂，也能令你痛苦。望着無垠的汪洋、澎湃的浪，你的胸襟闊了，你的思想會隨浪濤起伏不定。

多年前，當我在西海岸，海是我親切的伴侶。清晨，我坐在沙灘的岩石上迎接朝陽所賜予的溫暖；傍晚，我又目送着把海水染了一片暈紅的夕陽西沉。沙灘、岩石、椰影、日光、飛鳥，都深深的烙在我腦海裏，再也無法磨滅。

披上寒衣，我悄悄出了門。

四周很靜，白茫茫的霧將孤寂的漁村緊緊擁抱着。霧氣裏，透着一股很濃厚的寒

意。

走着被露水潤濕的小徑，我已經聽見浪濤的澎湃了。

沙灘上不見人跡，漁船早出海了，海風呼嘯，幾顆晨星，疎落地懸在天空。

我漫步在沙灘上，光着腳，湧上來的潮水把沙灘弄濕了，穿着拖鞋很不方便，而且，赤足踩着潮濕的沙灘，有一種冰涼舒暢的感覺。

風很大，很冷，但又涼爽。我很久沒有像這樣早起了，很久沒有機會像這樣在沙灘散步。城市生活令人變得懶慵了，而找一個美麗的濱海村莊却又不容易。

看看那浪濤啊！聽聽那聲音！那浪濤，洶湧着，起伏着，連綿不斷地湧上來，又湧上來了。它擊着黑而亮的光滑岩石，激起了朵朵白色浪花，便發出一些聲響；那聲音和着呼呼的海風，成了一首優美旋律。

大海，這自然的歌手，她的歌聲，使你喜愛又使你懼怕。

沙灘、岩石、朽木、椰樹、海鳥、靜謐的空氣，使這海濱充滿了詩情畫意。一個人躑躅沙灘，雖然孤寂，但身心怡然。

我沿着弧形的海灣漫步，靜聽海濤狂歌，默受海風粗魯的撫摸。

晨星隱沒了，潮水又漲上了一點。

該是朝陽普照大地的時刻了，而大地覓不着它的蹤跡。
轉了一個灣，我看見一個模糊背影。是人麼？還是幽靈？

不是幽靈。我很清晰地看見了，那是一個人，女的，在看書。

我並不相信幽靈的傳說，但却懼怕這樣的傳說。想像一下吧，在這屬於漁村的海濱，這樣早，這樣靜，會有誰有如此的興緻？

我輕步走上前去，許是聽到了腳步聲，她回轉過頭來。

「早安。」我說。

「早安。」

「那麼用功，這樣早就在這裏看書了。」

她微微一笑，合上書本，問我是不是外坡來的。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，「來看一位教書的朋友，趁便小住幾天。」

「教書的朋友？」她站起來，拍掉身上細沙。

我告訴了她我朋友的名字。

「哦，是吳先生，我們是同事。」

原來，是位女教師，怪不得有如此的興緻了。

風似乎大一點了，我們一起走着。

走着，談着，陌生的距離縮短了。

「你願意來這裏教育山村的兒童是很難得的，很多人，都不願去荒僻的地方。」

「不要把我看得太偉大了，我來這裏，只是爲了自己的生活。」

「那也很可貴了啊，有的人，即使爲了自己，還是不願到偏僻的山村去。」

天已經很亮了，仍然不見陽光的影子。

潮水又上漲了許多，海波一個比一個大。

以前，有人伴我像這樣在海灘散步，以銀鈴的聲音在我耳畔細語：「我的心，充滿

了朝陽……」

而此刻沒有朝陽。沒有朝陽，就沒有溫暖了。

「可惜沒有朝陽！」我喃喃自語。

「在這個時候，陽光是很遲才蒞臨漁村的，你要是在三四月間來，很早就可以看到溫暖的朝陽了。」王說，聲音甚甜。

隨着無際海洋吹來的風，我彷彿聽到了另一個甜甜的聲音：

「唉！你看你看，那海濤！」

「你看你看，那海濤！」我對王說，懷着深深的眷戀：「那麼動人，真使人嘆息。」
「我一大早來這裏，實在是想看看海濤，你知道我來自海的城市，坐在岩石上靜聽海風呼嘯，看浪濤翻滾，真是莫大的享受呀！」

那確是莫大的享受。海是神奇的、美的，她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，令你永遠愛她，如果你戀上了她。

我愛海，我想，我這一輩子無法也不能將這份情感埋葬了。

三 夜 航

覓不着月亮的蹤跡，天庭滿懸星斗；海風呼呼，以粗獷的手撫摸着這漁村。

天狼星很亮呢，睜大了眼睛在注視着；注視着，那絮語的椰樹、迷濛的夜霧、霧裏靜寂的街道與屋宇。

潮漲了，浪濤在嗚咽。海水湧上了一點，退下去，又湧上了一點了。

不安定的海，向漁人招着手。

前面吹來呼呼的風，後面也吹來呼呼的風。海風與山風瘋狂地會合一擊，又散去。
多難的漁村，就臥在這山海之間。

街道上只有慘淡的燈光、只有尖銳的狗吠。人們在屋裏睡熟了麼？不是。人們到海邊去了。

人們到海邊去了。洶湧的海向他們招手。

風那麼緊，浪那麼大，潮水爬上了高高的沙灘了，潮水漲滿了那條黑色的河。潮漲是捕魚的時候，漁人集中在沙灘與河畔，準備着夜航的工作。

捕魚的生活是多難的、是困苦的。每個朦朧的早晨、深沉的夜晚，他們必須與大海展開激烈的搏鬥、必須接受命運最惡劣的挑戰。是誰，是誰安排下這樣一條生活的軌道？從他們的祖先開始，已經循着走了。這崎嶇險峻的長路，他們的祖先走過了，現在可由他們接着；他們之後，仍有他們的子孫繼續……

聽聽啊，軋軋的馬達聲響起了，一若幽怨少婦之訴曲，迴縈在靜寂的夜空。遠了，馬達聲緩緩消隱，夜航的船冒着風浪與夜寒，駛進了大海懷抱。

去啦，披着星光，載着希望，英勇的漁人又一次與大海作生死之爭。

並不是生來就如此英勇的，最懦弱的人到山窮水盡之時會最堅強；爲了生存，漁人必需征服大海。

一次的出海是一次的遠征，誰知道自己的命運呢，妻子爲出戰的丈夫凱旋歸來而日

夜祈禱，漁村的婦女更虔誠地祈望漁人平安回航！那管是一船的豐收，或只是一點的小蝦，或竟一無所獲。有與沒有，有什麼關係呢，有生命就有希望，一次失敗還有下一次呵！

然而漁人自己作不了主啊！漁人的生命是操在大海手裏。當大海憤怒了，翻一個巨浪，來一陣暴風雨，漁船就遭了殃。沉了，黑的浪吞噬了船中的人，那是最悲慘的死亡，沒有行列沒有花，漁人寂寞地死在海上，伴隨的是風和浪。

這樣，就有阿狗的媽夜裏悽惻絕望的呼喊了。

這樣，就有阿明嫂帶了孩子日夜在海邊等待哭泣。

如此的故事這裏每個人都熟悉！如此的故事在這裏不算悲劇！海是位兇殘狡詐的暴君，驚濤駭浪中遇害的可能，是出海行列中任何一個漁人對遭難者有同樣的悲哀與痛苦。

聽吧！那滾滾的浪與吶吶的風……

四 晨市

天色還很朦朧，大海一片迷茫，分不出水與天，而這漁村却已甦醒了。茶室開了

門，街道上來往着不少人羣，冒着寒冷與濃霧匆忙地趕着早市。

這樣的情形在小地方真不多見。如果是在膠林懷抱的村莊，五時許就可以看見工人騎了腳踏車，伴着膠桶擊着後架發出的叮噠聲響的行列了。他們是趕去膠園工作的，並不是上市。再說，我到過如許的村莊，還是第一次看見如此規模的巴剎。別的村莊連巴剎都沒有，村民上市是在一定的時候，一定的地點；小販們的生意是擺在路旁做的。這個漁村，少有賴膠園爲活的人家，除了那些種菜及飼養家畜的外，其他村民的生活就操在大海手裏。而此刻，潮漲的時候已過了，他們實沒有理由也不必絕早就如此匆忙。

「這裏的人爲什麼這樣早就上市了？」

我問老李，我是和他來買早點的。他是學校的教務主任，來這裏好多年了，年紀大上我幾乎兩倍，爲人和藹豪爽，有一顆與青年人同樣熱誠的心，絲毫無學究作風。

「我也不清楚，」他說，「大概是習慣了吧！那些人，有的來自附近，有的來自山芭，你知道，耕種的人是住在山芭裏的，路途雖不遙遠，可要趕一段被露水透濕的黃泥路。而且，巴剎六點就開市，九點多便關，遲了，恐怕會買不到東西。」

巴剎劃成兩部分，一邊賣蔬菜及魚蝦，另一邊專售肉類。在巴剎的外面，擺有許多攤子，賣着各種早點。我們要了幾塊香噴的蛋糕，剛出爐的，又大又廉，老李說是純雞

蛋製的，比城市的好上幾倍。

巴剎內喧鬧是不消說了，賣的東西不少，各式各樣，應有盡有。買菜的人並不限於婦女，我也看到許多男人，差不多佔了一半，赤裸着上身頭頭是道地在選菜講價，完全是內行的樣兒。這情形正與城市相反。

「魚一條五角！」魚販的喊聲！

我掉過頭去，看見一尾尾呖許長的魚臥在魚桌上。

「這麼大的魚只賣五毛錢啊？」

「這是座漁村嘛！魚和蝦最便宜了。都是剛從海上捕來的，很新鮮！你看，那些大紅蝦還在跳躍呢。」

「蔬菜呢？」

「蔬菜就比較貴了，部分自己種的，部分從星洲運來。這裏種菜的人不多，是副業；養雞飼猪就不少，這裏的雞蛋也是很便宜，才八分錢一粒。」老李說。

八分錢一粒着實便宜，在城市，一粒可要毛半。

「蛋有輸出嗎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有，每天都是一船一船地運出；如果你想吃蛋，早上可以自己到農家那裏去

選，剛剛生下來的，拿在手裡還有微溫哩！」

轉從另一個角落出來，我見到地上擺了十多籮的小蝦，散發着一股濃厚的腥味。

「這些小蝦，擺在這裏幹什麼呀？」我問。

「賣的。」老李答。「一次的收網，就困住了數不清的小蝦，人吃不得，却是雞與豬最好的飼料。」

不錯，這時正來了幾名壯漢，與賣主咕嚕一陣，將一籮籮的小蝦放在腳踏車的後架載走了。

我望望左邊的肉檔，裏面擠了不少人；老李告訴我，說這裏的豬肉比城市貴一點，因為出產不多，而且大部分運到新加坡去了，造成價高的現象。

從巴剎出來，霧氣仍然很重。我回頭看着白霧籠罩的巴剎，及巴剎裏匆忙的人羣，不禁心裏嘆道：

「山村的人真是一分鐘也不浪費！」

五 椰林夜

有海的地方就有椰樹，這是南國風光的特色。這座孤寂的漁村，正為無數青蔥碩大

的椰樹所環抱。

當我擁着海風上岸，看看株株挺直結實的椰樹，心裏有一份親切的感覺。椰樹與橡樹，都是我們祖國的驕傲啊！

第一天夜裏，我爲陌生的環境而失眠，耳畔響起了沙沙的聲音，我知道那是椰葉與海風在絮語。多年前我在西海岸，就愛上了這沙沙的聲響。椰葉的絮語是優美的自然籟音。尤其是在有星有月的夜晚，椰影婆娑，更富詩情畫意。

當黃昏收起了灰色的面紗，椰林中的漁村遂爲夜幕所困。

最先出現在無邊的黑絨上的是那顆璀璨的大星；接着跟隨了無數密麻星羣。月亮沒有在企望中出現，她好久不曾露臉了。有星有雲而無月，椰林的夜色少了一份幽美的情調。

夜在漁村是柔和靜謐的。遠離市區疎散地臥藏在椰林間的亞答屋宇，亮着渾黃暗淡的光芒。屋裏的人們早睡了，他們是隨着朝陽起身、伴同黑夜入眠的。

街道上稀疏的人羣，冷清的茶室，予人以靜的感覺。這裏的夜晚是寂寞的，陌生人來到這個地方，將感到夜晚最難挨。

我到過祖國的許多村莊，知道人們在寂寞的夜裏喜歡在茶室的賭檯上消磨時光。賭

的風氣在窮鄉僻壤最盛，此乃環境使然，見慣了不足爲怪。然而漁村却沒有賭的現象，這裏的茶室是真正的茶室，並不是茶室還兼賭場。在村莊，茶室是最理想的消遣所在了，你走過那冷靜的茶室，可以看見圍着圓桌興高彩烈喝茶閒談的村民。

這裏的兩間簡陋的露天戲院，本可以增加一些熱鬧；可是一間只做臨時生意，認爲需要的時候才開放，另外一間，票價貴，上映的又是老舊的低級片子。你不要低估了小地方人對電影的欣賞力，只要看到那冷清的場面，就知道壞片子是沒有人願意光顧的。這裏的人是爲看戲而看戲，他們沒有到戲院消磨時間的閒情。除了好片上映，在平時，戲院冷寂的場面會使人忽畧了它的存在。

而當都市的夜生活才真正開始，這裏的夜已完全靜止。店鋪關了，住宅的門重重落了鎖。燈熄去，路上不見人影，告訴你夜的存在的，是連綿不斷的蟬鳴、海嘯，以及椰葉的沙沙聲響……

跋 一

我和林綠認識，已是一段不短的時日，從南到北，也並沒有因為分離而疏遠，所以我們可以說是老朋友了。正因為是老朋友，所以他在「薔薇花」出版之前，寫信來要我寫一篇「跋」；他的信寫得很誠懇，同時要我不客氣批評，不要「捧」。

我是不能夠，同時也沒有理由推辭的。

可是說到批評，並不是我熟悉的工作，所以還是留待別人來做吧。

「薔薇花」是林綠的第二本集子，也就是近兩年來辛勤播種的收穫。從他的有恒心的寫作態度來說，不管怎樣，每個讀者都會產生一種尊敬和期望的信心來的；我個人也有這樣的想法。雖然說，林綠的作品還一樣有着許多缺點，像所有的青年作者一般，但只要努力，誰能說他不會有成功的一天呢？

目前的馬華文壇，就好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兒，許多青年作者的崛起，帶來了一片蓬勃的朝氣；沙漠變成綠洲，正是我們所期待實現的希望。因此不管是成名的作家，還是一個初習寫作者，我們都應該抱着同樣的信心的。

我以為一個文藝工作者，須要自己努力，不驕傲，不氣餒；同時還要抱定一個宗旨，認識文藝對於人生社會的價值，不把文藝當做閒悠的消遣，要嚴肅地愛我們的文壇。

這些話，我不是針對林綠而說的。這是我觀察我們文壇上一部分人的錯誤方針，有感而說的。我認為，說給林綠聽不是一件壞事，我就寫了出來。當然，我也希望別的朋友能讀到它。

信筆寫來，就權充我的第一篇「跋」吧！

憂草—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·大山腳

跋二

四月的風吹遍了油綠的金馬崙高原，我帶着一顆熱騰騰的心，來到鮮花盛開的山崗上。我感到榮幸，因為我有機緣會見許多負有盛名的青年文藝工作者。在短短的幾天中，我發現他們都有一股剛毅的勁兒和不屈不撓的苦幹精神。他們似乎懷着萬丈雄心，毫不畏縮地在一派並不肥沃的文藝園地上耕耘着。當中，有的渴望能敲開一扇新的小說之門，有的正在尋找一條新詩的途徑；有的却默默地播下心愛的種子，期待着鮮妍燦爛的散文花朵開放！不過，無可否認的，他們都還是在昏暗的道路上摸索着前進；距離目標還有一段不算短的行程。但是，只要不灰心、不自滿，成功終會有到來的一天！對於他們這種嘗試的精神，我們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敬佩！

就在那當兒，那一羣精力充沛的青年當中，我認識了一位會寫小說，而又能作詩寫散文的青年作者——林綠。他是個熱情的、樂觀的青年；他曾將自己胸臆中蘊藏着的感情化為不盡的文思，流進他底詩文中，浮沉在人們底腦海裏！使我們為不幸的人們歎息，讓我們深深地體驗出存在人世間的友情是珍貴的。

漂泊流浪似的生活，使他按捺不住心中的煩悶，於是，他說：

「青年人是苦悶的，我對這醜惡的世界有太多的憤懣！我不滿於現實，我也痛恨自己。我痛恨自己的無能與渺小，痛恨自己只能適應環境而無法創作環境。……」由他底話中，我們可以窺出他底心境；也可以看出他底抱負。

如今，他已在一塊長着野草的園地上，辛勤地耕耘了許多的歲月，茁壯的嫩芽已長出地面，我們將會在碧綠的園圃中，看到一朵鮮紅的薔薇花！

年紅——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·疏河畔

後記

從「西海岸戀歌」到「薔薇花」，這其間，已經過一年多的時光了。一年多的時光不算短，對於勤於寫作的朋友來說，是應該有很美滿的收穫了。而很慚愧，我如今能夠呈現於讀者眼前的，僅這一本薄薄的散文集。照理，量方面少了，質方面該高才對，而這本「薔薇花」，坦白說，質素並不很佳。

對於寫作，我確實有着濃厚的興趣，而且各方面都做嘗試。我寫散文、寫小說，有時也學塗幾行詩句，因此，朋友們都說我把精力分散了，希望能轉為集中於一種創作，以致有更好的成績。這點我頗不以為意，並不是我雄心勃勃，想向三方面進軍，而是本着愛好寫作。何況，任何一種文體都足以表現人生，雖然，在這方面，小說是比較更能發揮完盡。

我自信沒有天才，只希望能有更好的心情，努力寫出一些有意義的作品。生活的不安定、不如意，常使我感到苦悶憂悵，而影響了創作的情緒。像現在，我執筆寫這篇後記之前，已有整整四個月不會與稿紙接觸了。四個月是一百廿天啊！這在我不曾有過

的事。以前，或多或少，我總會創作一點，一首短短的詩也是收穫呵！

寫作是一件痛苦的事，文藝界的是是非非，足以使人心灰意冷。好在如只抱着爲文藝而努力爲目的，這痛苦自是微乎其微了。所以，這些日子來我所目睹的文藝界的各種現象，雖然令人憤懣，但寫作的意志決不會因此受影響！

拜倫說：無論頭上是怎樣的天空，我準備承受任何風暴。讓我以此詩句自勉吧！

末了，我先向讀者們告罪，無法拿出更好的貨色，但願不久的將來，我能有滿意的作品問世。

計。
順此，我得謝謝老友馬漢、憂草、年紅諸兄的序和跋，以及郭玉玲小姐的封面設計。

六三年二月廿日於星加坡樟宜



*Published
in
Hong Kong*

H.K. \$ 1.60
